

宋
瑣
語

下

進步書
局校印

宋瑱語卷下

豪奢

時經略淮泗軍旅不息。荒弊積久。府藏空竭。內外百官。竝日料祿奉。而上奢費過度。務為彫侈。每所造制。必為正御三十。副御次御。又各三十。須一物輒造九十枚。天下

騷然。民不堪命。

宋書明帝本紀

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為十人饌。穆之既好賓客。未嘗獨餐。每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選者帳下。依常下食。以此為常。嘗白高祖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自叨忝以來。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為過豐。自此以外。一毫不以負公。宋書劉穆之傳

初。毅家在京口。貧約過常。嘗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時。悅為司徒右長史。楚至京。要府州僚佐共出東堂。毅已先至。遣與悅相聞曰。身久蹟頓。營一遊集。甚難。君如意。人無處不可為適。豈能以此堂見讓。悅素豪。徑前不答。毅語眾人。竝避之。唯毅留射如故。悅廚饌甚盛。不以及毅。毅既不去。悅甚不歡。俄頃不退。毅又相聞曰。身今年未得子。豈能以殘矣。見惠。悅又不答。後毅求都督江州。上表解悅。都督將軍官。以刺史移鎮豫章。符攝嚴峻。數相挂辱。悅不得志。疽發背。到豫章。少日卒。宋書庾悅傳

義恭幼而明穎姿顏美麗高祖特所鍾愛諸子莫及也飲食寢卧常不離於側高祖為性儉約諸子食不過五醃盤而義恭愛寵異常求須果食日中無竿得未嘗噉悉以乞與傍人廬陵諸王未嘗敢求求亦不得

宋書武三王傳

義恭涉獵文義而驕奢不節即出鎮太祖與書誡之曰汝一月日自用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

宋書武三王傳

義恭領司徒相府年給錢二十萬它物倍此

按何承天傳錢三十萬而義恭性奢用

常不足太祖又別給錢年千萬

按三千萬仍未足又逆換明年資費見何承天傳義恭性嗜不恆日時移愛

自始至終屢遷第宅與人遊款意好亦多不終而奢侈無度不愛財寶左右親幸者一日乞與或至一二百萬小有忤意輒追奪之大明時資供豐厚而用常不足賒市

百姓物無錢可還民有通辭求錢者輒題後作原字

宋書武三王傳

劉毅當鎮江陵高祖會於江寧朝士畢集毅素好摶捕於是會戲高祖與毅斂局各得其半積錢隱人毅呼高祖併之先擲得雉高祖甚不說良久乃答之四坐傾囑既擲五子盡黑毅意色大惡謂高祖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鮮之大喜徒跣繞牀大呼聲聲相續毅甚不平謂之曰此鄭君何為者無復甥舅之禮

宋書鄭鮮之傳

幼文所莅貪穢家累千金女伎數十人絲竹晝夜不絕與沈勃孫超之居止接近常相從又竝與阮佃夫厚善佃夫死廢帝深疾之帝微行夜出輒在幼文門牆之間聽其絃管積久轉不能平於是自率宿衛兵誅幼文勃超之等

宋書杜

義康素無術學闇於大體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率心運行曾無猜防私置僮部六千餘人不以言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噉甘歎其形味竝劣義康在坐曰今年甘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甘大供御者三

寸

宋書武
王傳

魯國孔熙先博學有縱橫才志文史星算無不兼善為員外散騎侍郎不為時所知久不得調初熙先父默之為廣州刺史以贓貨得罪下廷尉大將軍彭城王義康保持之故得免及義康被黜熙先密懷報效欲要朝廷大臣未知誰可動者以畢意志不滿欲引之而熙先素不為畢所重無因進說畢外甥謝綜雅為畢所知熙先嘗經相識乃傾身事綜與之結厚熙先藉嶺南遺財家甚富足始與綜諸弟共博故為拙行以物輸之綜等諸年少既屢得物遂日夕往來情意稍款綜乃引熙先與畢為數畢又與戲熙先故為不敵前後輸畢物甚多畢既利其財寶又愛其文藝熙先素有

詞辯盡心事之。畢遂相與異常。申莫逆之好。

宋書范畢傳

收畢家樂器服玩竝皆珍麗。妓妾亦盛飾。母住止單陋。唯一廚。盛樵薪。弟子冬無

被。叔父單布衣。

宋書范畢傳

湛之善於尺牘。音辭流暢。貴戚豪家。產業甚厚。室宇園池。貴遊莫及。伎樂之妙。冠絕一時。門生千餘人。皆三吳富人之子。娉質端妍。衣服鮮麗。每出入行遊。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太祖嫌其侈縱。每以為言。時安成公何勖無忌之子也。臨汝公孟靈休祖之子也。竝各奢豪。與湛之共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京邑為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二事之美。兼於何孟。

宋書徐湛之傳

佃夫權柄。亞於人主。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妓女數十。藝貌冠絕。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京邑莫不法效焉。於宅內開瀆。東出十許里。塘岸整潔。汎輕舟。奏女樂。中書舍人劉休嘗詣之。值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反。就席。便命施設。一時珍羞。莫不畢備。凡諸火劑。竝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嘗作數十人饌。以待賓客。故造次便辦。類皆如此。雖晉世王石不能過也。

宋書恩倖傳

欣少靖默無競於人尤長隸書隆安中朝廷漸亂欣優遊私門不復仕進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欣書常辭不奉命元顯怒乃以為其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論者稱焉欣嘗詣領軍將軍謝混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望蔡見羊欣遂易衣改席欣由此益知名

宋書羊欣傳

桓玄輔政以欣為平西參軍仍轉主簿參預機要欣欲自疎時漏密事玄覺其此意愈重之以為楚臺殿中郎欣拜職少日稱病自免屏居里巷十餘年不出義熙中弟徽被遇於高祖高祖謂諮議參軍鄭鮮之曰羊徽一時美器世論尤在兄後恨不識之出為新安太守在郡四年簡惠著稱除臨川王義慶輔國長史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竝不就太祖重之以為新安太守前後凡十三年游玩山水甚得適性轉在義興非其好也頃之又稱病篤自免歸除中散大夫素好黃老常手自書章有病不服藥飲符水而已欣以不堪拜伏辭不朝謁高祖太祖竝恨不識之自非尋省近

親不忘行詣行必由城外未嘗入六闕元嘉九年卒時年七十三

宋書羊欣傳

敬弘同高祖諱故稱字少有清尚性恬靜樂山水為天門太守敬弘妻桓玄姊也敬弘之郡玄時為荊州遣信要令過敬弘至巴陵謂人曰靈寶見要正當欲與其姊集

聚耳。我不能為桓氏贊塔。乃遣別船送妻往江陵。妻在桓氏彌年不迎。山郡無事。恣其遊適。累日不回。意甚好之。轉南平太守。去官。居作塘縣界。玄輔政。及篡位。屢召不

下。高祖召為中書侍郎。始攜家累。自作塘還京邑。

宋書王敬弘傳

敬弘每被除名。即便祇奉。既到宜退。旋復解官。高祖嘉其志不苟違也。除廬陵王師。加散騎常侍。自陳無德。不可師範。令王固讓。不拜。元嘉三年。為尚書僕射。關署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上問以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政自不解。上甚不悅。按既不省文案。又不解訊牒。何不六年。遷尚書令。敬弘固讓。表求還東。上不能奪。及東歸。車駕幸冶亭。餞送二十四年。亮

於餘杭之舍亭山。時年八十。追贈本官。順帝昇明二年。詔曰。夫塗祕蘭幽。貞芳載越。徽猷沈遠。懋禮彌昭。故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敬弘。神韻沖簡。識寓標峻。德敷象魏。道藹丘園。高挹榮冕。凝心塵外。清光粹範。振俗淳風。兼以累朝延賞。聲華在詠。而嘉篆闕文。獻策韜裏。尚想遙芬。興懷寢寤。便可詳定。輝謚式旌。追典於是。謚為文貞公。敬弘形狀短小。而坐起端方。桓玄謂之彈棊八勢。所居舍亭。山林澗環。周備登臨之美。時人謂之王東山。左右嘗使二老婢。戴五條五瓣。著青紋袴襦。飾以朱

粉宋書王
敬弘傳

子恢之。被召為祕書郎。敬弘為求奉朝請。與恢之書曰。祕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於不競之地。太祖嘉而許之。敬弘見兒孫歲中不過一再相見。見輒克日。恢之嘗請假還東定省。敬弘克日見之。至日輒不果。假日將盡。恢之乞求奉辭。敬弘呼前。既至。閣復不見。恢之於閣外拜辭。流涕而去。宋書王敬弘傳

子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笨車。逢竣函簿。即屏往道側。又好騎馬。遨遊里巷。遇知舊。輒據鞍索酒。得酒必頽然自得。常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宋書顏延之傳

時桀與齊王褚淵。劉秉入直。平決萬機。時謂之四貴。桀閑默寡言。不肯當事。主書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時立一意。則眾莫能改。宅宇平素。器物取給。好飲酒。善吟詠。獨酌園庭。以此自適。居負南郭。時杖策獨遊。素寡往來。門無雜客。及受遺當權。四方輻湊。閑居高臥。一無所接。談客文士。所見不過一兩人。宋書袁粲傳

家在會稽上虞。從兄敬弘嘗解貂裘與之。即著以采樂。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

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

宋書隱逸傳

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尋陽柴桑人也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為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印綬去

宋書隱逸傳

先是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聲而蓄素琴一張無絃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

宋書隱逸傳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以伐樵採茗為業頗能言理時為詩詠往往有高勝之言隱迹避人唯與同縣孔凱友善凱亦嗜酒相得輒酣對飲盡懽百年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衣竝無絮自此不衣絲帛嘗寒時就

凱宿衣悉袂布。飲酒醉眠。凱以卧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卧具去體。謂凱曰。絲定奇温。因流涕悲慟。凱亦為之傷感。時山陰又有寒人姚吟。亦有高趣。為衣冠所重。蔡興宗為會稽太守。餉百年妻米百斛。百年妻遣婢詣郡門奉辭。固讓。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宋書隱逸傳

奸表

瑀字茂琳性陵物。獲前不欲人居己上。時濬征北府。行參軍。吳郡顧邁輕薄而有才能。濬待之甚厚。深言密事。皆與參之。瑀乃折節事邁。深布情款。家內婦女閑事。言語所不得至者。莫不倒寫備說。邁以瑀與之款盡。深相感信。濬所言密事。悉以語瑀。瑀與邁共進射堂下。瑀忽顧左右。索單衣幘。邁問其所以。瑀曰。公以家人待卿。相與言無所隱。而卿於外宣洩。致使人無不知。我是公吏。瑀時為濬別駕從事史何得不啟。因而白之。濬大怒。啟太祖。徙邁廣州。宋書別傳之傳

伯符子儵尚文帝第四女海鹽公主。初始與王濬以潘妃之寵。故得出入後宮。遂與公主私通。及適儵。倩入宮而怒。肆詈搏擊。引絕帳帶。事上聞。有詔離婚。殺主所生將

美人

宋書趙倫之傳

東弟遜字彥與嫡母殷養女雲數私通殷每禁之殷暴病卒未大殮口鼻流血疑遜

潛加毒害為有司所糾世祖徙之始安郡永光中得還兄秉既死齊王遣誅之遜人

才甚凡自諱名常對賓客曰孝武無道枉我殺母其頑駸若此

宋書宗室傳

初臧質陰有異志以義宣凡弱易可傾移欲假手為亂以成其奸自襄陽往江陵見

義宣便盡禮事在質傳及至江州每密信說義宣義宣陰納質言而世祖聞庭無禮

與義宣諸女淫亂義宣因此發怒密治舟甲克孝建元年秋冬舉兵

宋書武二王傳

初僧達為太子洗馬在東宮愛念軍人朱靈寶及出為宣城靈寶已長僧達詐列死

亡寄宣城左永之籍注以為己子改名元序啟太祖以為武陵國典衛令又以補竟

陵國典書令建平國中將軍孝建元年春事發又加禁錮僧達族子確年少美姿容

僧達與之私款確叔父休為永嘉太守當將確之郡僧達欲逼留之確知其意避不

復往僧達大怒潛於所住屋後作大坑欲誘確來別因殺而埋之從弟僧虔知其謀

禁呵乃止御史中丞劉瑀奏請收治上不許

宋書王僧達傳

上不欲威柄在人親監庶務前後領選者唯奉行文書師伯專情獨斷奏無不可時

分置二選

按王玄謨傳又頌北選是二選分南北

陳郡謝莊琅邪王曇首並為吏部尚書師伯子舉周

拔寒人張奇為公車令。上以奇資品不當使兼市買丞。以蔡道惠代之。令史潘道樞
諸道惠。顏禕之。元從夫任澹之。石道兒。黃難。周公選等。抑道惠。勅使奇先到公車。不
施行。奇兼市買丞事。師伯坐以子領職。莊曇生免官。道樞道惠棄市。禕之等六人鞭
杖一百。宋書顏師伯傳。按師伯括權納賄。騙奪注恣。雖為前廢帝所枉殺。然卽典
亦薄。故太宗即位。詔曰。其心蹟實宜貶。贈典。蓋曰。荒子。固不得與柳元景之
清正。沈慶之。之忠
接同。被廢稱也。

元凶劬字休遠。文帝長子也。帝即位後。生劬時。上猶在諒闇。故祕之。三年閏正月。方
云劬生。自前代以來。未有人若即位後。皇后生太子。唯殷帝乙既踐阼。正妃生紉。至
是又有劬焉。宋書二
山傳

有女巫嚴道育。本吳興人。夫為劬坐沒入吳官。劬姊東陽公主應閣婢。按沈懷文傳
又云。公主養

女不王鸚鵡。白公主云。道育通靈。有異術。至乃白上。託云善蠶。帝時勅課農桑。求名
使宮內皆蠶。求名

入見。許道育既入。自言服食。主及劬竝信惑之。號曰天師。後遂為巫蠱。以五人為上
形像。埋於含章殿前。東陽主有奴陳天興。鸚鵡養以為子。而與之淫通。竝預巫蠱事。
東陽主覺。鸚鵡應出嫁。劬慮言語難密。與潘謀之。乃嫁鸚鵡與沈懷遠為妾。宋書二
山傳

清賞

出為南兖州刺史。善於為政。威惠竝行。廣陵城舊有高樓。湛之更加修整。南望鍾山。城北有陂澤。水物豐盛。湛之更起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果竹繁茂。花藥成行。招集文士。盡游玩之適。一時之盛也。宋書徐湛之傳

妓妾數十人。竝美容工藝。慶之優游無事。盡意歡愉。非朝賀不出門。太子妃上世祖金鏤匕箸及杆杓。上以賜慶之。曰：卿辛勤匪殊。歡宴宜等。且觴酌之賜。宜以大夫為先也。宋書沈慶之傳

嘗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磐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閒意。宋書蕭思話傳

戴驥字仲若。譙郡鉅人也。父遠。兄勃。竝隱遯。有高名。會稽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下。桐廬縣又多名山。兄弟復共遊之。因留居止。桐廬僻遠。難以養疾。乃出居吳下。吳下士人共為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驥姻通。迎來止黃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驥憇於此。湖義季亟從之遊。顯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為義季鼓琴。竝新聲變曲。其三調遊絃。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太祖每欲見之。嘗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讌戴公山也。宋書張述傳

宗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也。母同郡師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子。高祖辟炳為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棲丘飲谷。三十餘年。高祖善其對。妙善琴書。精於言理。每遊山水。

往來輒忘歸。妻羅氏亦有高情。與炳協趣。

宋書隱逸傳

好山水。愛遠遊。西涉荆巫。南登衡山。因而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嘆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覩。唯當澄懷觀道。所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

曰。撫琴動操。欲令眾山皆響。

宋書隱逸傳

孔淳之。字彥深。魯郡魯人也。少有高尚。愛好墳籍。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遊。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於茲。不覺老之將至也。及淳之還反。不告以姓。與徵士戴顓。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為人外之遊。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入郡。終不肯往。茅室蓬戶。庭草蕪徑。唯牀上有數卷書。元嘉初。復徵為散騎侍郎。乃逃於上虞縣。家人莫知所之。

宋書隱逸傳

遂王有中州。自稱曰魏。號年天賜九年。治代郡桑乾縣之平城。

北有沙漠。南據陰山。

立學宮。置

尚書。曹開

字涉。廷。道武皇帝。

頗有學問。曉天文。其俗以四月祠天。六月末。率大眾至陰山。謂

之卻霜陰山去平城六百里深遠饒樹木霜雪未嘗釋蓋欲以暖氣卻寒也

宋書索虜傳

按塞外早寒六月飛霜故謂之卻霜又言霜雪未嘗釋者蓋謂其地暖與雖霜雪早來而樹木密葉未嘗凋零解釋故云以暖氣卻寒也然則陰山之異不減周原今未

聞其地能如是若不若曾有經其地或自平城來者須就其人而問之

仇池地方百頃因以百頃為號四面斗絕高平地方二千餘里羊腸蟠道三十六回

山上豐水泉煮土成鹽

宋書氏胡傳按此自然極樂國也借無蠟度一遊者

穢蹟

鎮惡性貪既破朱襄因停軍抄掠諸蠻不時反及至江陵休之已平高祖怒不時見之鎮惡笑曰但令我一見公無憂矣高祖尋登城喚鎮惡鎮惡為人彊辯有口機隨宜酬應高祖乃釋及北伐鎮惡領前鋒克長安是時關中豐全倉庫殷積鎮惡極意收斂于女玉帛不可勝計高祖以其功大不問也時有白高祖以鎮惡既克長安藏姚泓偽輦為有異志高祖密遣人覘輦所在泓輦飾以金銀鎮惡悉剔取而棄輦於垣側高祖聞之乃安

宋書王鎮惡傳

卻坐在難州營私蓄取贓貨二百四十五萬下廷尉免官削爵土後為吳興太守卒

追復爵邑謚曰簡伯卻臨終遺命祭以菜果葦席為輜車諸子從焉

宋書張却傳

炳之為人強急而不耐煩。賓客干訴非理者。忿詈形於辭色。素無術學。不為衆望所推。領選既不緝衆論。又頗通貨賄。炳之請急還家。吏部令史錢泰。主客令史周伯齊。出炳之宅諮事。泰能彈琵琶。伯齊善歌。炳之因留停宿。尚書舊制。令史諮事不得宿。停外。雖有八座命。亦不許。為有司所奏。上於炳之素厚。將恕之。召問尚書右僕射何尚之。尚之具陳炳之得失。又密奏曰。炳之呼二令史出宿。令史諮都令史駱宰。宰云不通。吏部曹亦咸知不可。令史具向炳之說不得停之意。炳之了不聽納。孔萬祀居左丞之局。不念相當。語駱宰云。炳之貴要。異他尚書。身政可得無言耳。又云。不癡不聾。不成姑公。敢作此言。亦為異也。太祖猶優游之。使尚之更陳其意。尚之乃備言炳之愆過。曰。虞秀之門生。事之異味珍肴。未嘗有乏。其外別貢。豈可具詳。炳之門中。不問大小。誅求張幼緒。幼緒轉無以堪命。炳之先與劉德願殊惡。德願自持琵琶。甚精麗。遣之。便復款然。市令盛馥。進數百口材。助營宅。恐人知。作虛買券。劉道錫驟有所輸。傾南俸之半。劉雍自謂得其力。助事之如父。夏中送甘蔗。若新發於州國。吏運載。樵獲無輟於道。諸見人有物。鮮或不求。聞劉遵考有材。便乞材。見好燭盤。便復乞之。又曰。臣見劉伯寵大慷慨。炳之所行云。有人送張幼緒。幼緒語人。吾雖得一縣。負三

十萬錢。庾沖遠乃當送至新林。見縛束猶未得解手。荀萬秋嘗詣炳之。值一客姓夏侯。主人問有好牛不。云無。問有好馬不。又云無。政有佳驢耳。炳之便答。甚是所欲。客出門。遂與相聞索之。劉道錫云是炳之所舉。就道錫索嫁女具及祠器。乃當百萬數。猶謂不然。遂令史章龍向臣說。亦歎其受納之過。言實得嫁女具銅鑪。四人舉乃勝。細葛斗帳等物。不可稱數。在尚書中。令奴酤郵酒。利其百十。亦是立臺閣所無。不審少簡聖聽。不恐仰傷日月之明。臣竊為之歎息。太祖乃可有司之奏。免炳之官。宋書庾炳傳

傳之

勃好為文章。善彈琴。能圍碁。而輕薄逐利。太宗泰始中。時欲北討。使勃還鄉里募人多受貨賄。上怒。下詔曰。沈勃琴書藝業。口有美稱。而輕躁耽酒。幼多罪愆。比奢淫過度。妓女數十。聲酣放縱。無復劑限。自恃吳興土豪。比門義故。脅說士庶。告索無已。又輒聽募將。委役遷私。託注病叛。遂有數百。周旋門生。競受財貨。少者至萬。多者千金。按多少二字似誤倒考計贓物二百餘萬。便宜明罰。敕法以正典刑。故光祿大夫演之。昔受深遇。忠績在朝。尋遠矜懷。能無弘律。可徒勃西垂。令思愆悔。於是徒付梁州。宋書沈演之傳承天昔在西。與士人多不協。在郡又不公清。為州司所糾。被收繫獄。值赦免。承天與

尚書左丞謝元素不相善。二人競伺二臺之違，累相糾奏。太尉江夏王義恭歲給資費錢三十萬，布五萬匹，米七萬斛。義恭素奢侈，用常不充。元嘉二十一年，逆就尚書

換明年資費，而舊制出錢二十萬，布五百匹以上，竝應奏聞。元輒命議以錢二百萬

給太尉，事發覺。元乃使令史取僕射孟顛命。元時新除太尉，諮議參軍未拜，為承天

所糾。上大怒，遣元長歸田里，禁錮終身。元時又舉承天賣交四百七十束，與官屬求

貴價。承天坐白衣領職。

宋書何承天傳

休祐吞嚼聚斂，為西數州之蠹。及拜徐州，未及之任，便徵動萬端，暴濁愈甚。既每為

民蠹，不可復全。

宋書文九王傳 按此明帝詔見建安王休仁傳州蠹民蠹可稱奇對

休祐素無才能，強梁自用。在荊州，哀刻所在，多營財貨，以短錢一百賦民。田登就求

白米一斛，米粒皆令微白。若有破折者，悉刑簡不受。民間糴此米一升，一百。至時又

不受米。評米責錢，凡諸求利皆悉如此。

宋書文九王傳 按始則短錢責米，既而評米責錢，此等伎倆古今同然，良可增慨。

玄謨營貨利一匹布責人八百，梨以此倍失人心。

宋書王玄謨傳 按一匹布責八百，梨與一百錢求一斛米，政堪作

對。然傳又言玄謨為徐州時，北土饑饉，乃散私投十萬斛

牛千頭以賑之，復與匹布責梨人，絕不相似。此又何耶。

琬性鄙闇，貪吝過甚。財貨酒食皆身自量校。至是父子並賣官鬻爵，使婢僕出市道

販賣酣歌博奕。日夜不休。大自矜遇賓客到門者。歷旬不得前。

宋書鄧瓌傳

惠開妹當適桂陽王休範女。又當適世祖子發遣之資。應須二十萬。乃以為豫章內

史。聽其肆意聚納。由是在郡著貪暴之聲。

宋書蕭惠開傳

愍孫坐納山陰民丁象文貨。舉為會稽郡孝廉。免官。

宋書袁粲傳。按愍孫清操不應乃爾。深可怪歎。

佃夫阮佃夫也大通貨賄。凡事非重賂不行。人有餉絹二百匹。嫌少不答書。

宋書恩倖傳

泰始初。軍功既多。爵秩無序。佃夫僕從附隸。皆受不次之位。捉車人虎賁中郎。傍馬

者員外郎。宋書恩倖傳。按明季諺云。都督繞街走。職方殿如狗。又漢世強河朔。羊和尉。窻下中郎。一丘之路。古今何必相遠。

趨詣

珣頗好積聚財物。布在民間。珣薨。弘悉燔燒券書。一不收責。餘舊業悉以委付諸弟。

宋書王弘傳

雍州刺史張邵以贖貨下廷尉。按事見邵傳將致大辟。述上表陳邵先朝舊勳。宜蒙優貸。

太祖手詔。酬納焉。述語子綜曰。主上矜邵夙誠。將加曲恕。吾所啟謬會。故特見酬納。

耳。若此疏迹宣布。則為侵奪主恩。不可之大者也。使綜對前焚之。太祖後謂邵曰。卿

之獲免。謝述有力焉。

宋書謝述傳

劉湛誅義康外鎮將行歎曰謝述唯勸吾退劉湛唯勸吾進今述亡而湛存吾所以得罪也太祖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

宋書謝述傳

惠恬靜不交遊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羣從造惠談論鋒起文史開發惠時相酬應言清理述瞻等慙而退嘗臨曲水風雨暴至座者皆馳散惠徐起姿貌不

異常曰

宋書王惠傳

少帝即位以蔡廓為吏部尚書不肯拜乃以惠代焉惠被召即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者得輒聚置閣上及去職印封如初時談者以廓之不拜惠之即拜雖事異而意同也

宋書王惠傳

弘微口不言人短長而曜好臧否人物曜每言論弘微常以它語亂之弘微志在素官畏忌權寵每有獻替及論時事必手書焚草人莫之知

宋書謝弘微傳

東鄉君薨資財鉅萬弘微一無所取混女夫殷叡素好撝捕聞弘微不取財物乃濫

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或有譏之曰

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理之不允莫此為大卿親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為廉耳設使立清名而令家內不足亦吾所不取也弘微曰親戚爭財為鄙之甚今

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專之使爭。今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歸。

宋書謝弘微傳

元嘉末。除尚書庫部郎。時高流官序。不為臺郎。智淵門孤援寡。獨有此選。意甚不說。

固辭不肯拜。智淵愛好文雅。詞采清贍。世祖深相知。待恩禮冠朝。上燕私甚數。多命

羣臣五三人游集。智淵常為其首。同侶未及前。輒獨蒙引進。智淵每以越衆為慙。未

嘗有喜色。每從遊幸。與羣僚相隨。見傳詔馳來。知當呼己。聲動愧慙。形於容貌。論者

以此多之。

宋書江智淵傳

太祖入奉大統。上及議者皆疑不敢下。曇首與到彥之從兄華固勸。及即位。謂曇首

曰。非宋昌獨見。無以致此。謝晦平後。上欲封曇首等。會譙集。舉酒勸之。因拊御牀曰。

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時封詔已成。出以示曇首。曇首曰。近日之事。豈難將成。賴

陛下英明速斷。故罪人斯戮。臣等雖得仰憑天光。效其毫露。豈可因國之災。以為身

幸。陛下雖欲私臣。當如直史何。上不能奪。故封事遂寢。

宋書王曇首傳

景仁辭侍中。表曰。殊次之寵。必歸器望。喉膺之任。非才莫居。三省諸躬。無以克荷。豈

可苟順甘榮。不知進退。太祖即位。俄遷侍中。時與侍中右衛將軍王華。侍中駉騎將

軍王曇首。侍中劉湛。四人並時為侍中。俱居門下。皆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

美近代莫及

宋書版
景仁傳

僧綽沈深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先是父曇首與王華竝為太祖所任。華子嗣人才既劣。位遇亦輕。僧綽嘗謂中書侍郎蔡興宗曰。弟名位應與新建齊超。至今日蓋由姻戚所致也。新建者嗣之封也。及為侍中。時年二十九。始與王濬嘗問其年。僧綽自嫌蚤達。逡巡良久。乃答。其謙虛自退若此。

宋書王
僧綽傳

元嘉末。太祖頗以復事為念。以僧綽年少。方欲大相付託朝政。小天皆與參焉。會二凶巫蠱事池。上獨先召僧綽。具言之。及將廢立。使尋求前朝舊典。劾於東宮。夜饗將士。僧綽密以啟聞。上又令撰漢魏以來廢諸王故事。撰畢。送與江湛。徐湛之。湛之欲立隨王誕。江湛欲立南平王鐸。太祖欲立建平王宏。議久不決。誕妃即湛之女。鐸妃即湛妹。太祖謂僧綽曰。諸人各為身計。便無國家同憂者。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淮南云。以石投水。吳越之善沒取之。事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上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事重。不可不殷勤三思。且庶人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唯能裁弟。不能裁兒。上

默然。江湛同侍坐。出閣。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太傷切直。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及

幼弒。選江湛在尚書上省。聞變。歎曰。不用僧綽言。以致如此。幼既立。委以事任。頃之。

幼料檢太祖巾箱。及江湛家書疏。得僧綽所啟。饗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害焉。宋書王僧綽傳

初。太社西空地一區。吳時。丁奉宅。孫皓流徙其家。江左初為周顛蘇峻宅。其後為袁

悅宅。又為章武王司馬秀宅。皆以凶終。後給臧壽。亦頗遇喪禍。故世稱為凶地。僧綽

常以正達自居。謂宅無吉凶。請以為第。始就造築。未及居而敗。宋書王僧綽傳

秀之字道實少孤貧。有志操。十許歲時。與諸兒戲於前渚。忽有大蛇來。勢甚猛。莫不顛

沛驚呼。秀之獨不動。眾竝異焉。東海何承天雅相知器。以女妻之。兄欽之。為朱齡石

右軍參軍。隨齡石敗沒。秀之哀戚不歡宴者十年。宋書劉秀之傳

琛母孔氏。時年百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琅邪王廙於吳中為亂。以女為貞烈將軍。悉

以女人為官屬。按事又見王華傳以孔氏為司馬。及孫恩亂。後東土饑荒。人相食。孔氏散家

糧以賑邑里。得活者甚眾。生子皆以孔為名焉。宋書顧琛傳

覲之家門。雍睦。為州鄉所重。五子約。緝。綽。縵。縵。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覲

之每禁之。不能止。及後為吳郡。誘綽曰。我常不許汝出責。定思貧薄。亦不可居。民間

與汝交關有幾許不盡及我在郡為汝督之將來豈可得凡諸券書皆何在綽大喜悉出諸文券一大廚與覲之覲之悉焚燒宣語遠近負三郎責皆不須還凡券書悉

燒之矣綽懊歎彌日

宋書顧覲之傳

覲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覲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絲絹紙席之屬覲見之偽喜謂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側既而正色謂道存等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邪命左右取火燒之燒盡乃去道存代覲為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將百錢道存慮覲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覲呼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二郎至彼未幾那能使得此米邪可載米還彼吏曰自古以來無有載米上水者却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

宋書孔覲傳

王弘之字方平家貧而性好山水求為烏程令尋以病歸桓玄輔晉桓謀以為衛軍參軍時琅邪殷仲文還姑熟祖送傾朝謙要弘之同行答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

宋書德逸傳

劉凝之字志安小名長年南郡枝江人也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竝遣使

存問。疑之。答書頓首稱僕。不修民禮。人或譏焉。疑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

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戴顓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

宋書隱逸傳

疑之。慕老萊巖于陵為人。推家財與弟及兒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德行。州三禮辟。西曹主簿。舉秀才。不就。妻梁州刺史郭銓女也。遣送豐麗。疑之悉散之。親屬妻亦能不慕榮華。與疑之共安儉苦。夫妻共乘薄笨車。出市貿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為村里所誣。一年三輸公調。求輒與之。有人嘗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之已敗。今家中覓新者備君也。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之。不肯復取。元嘉初。徵為秘書郎。不就。荊州年饑。義季慮疑之餓斃。餉錢十萬。疑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性好山水。一旦攜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迹。為小屋居之。采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

宋書隱逸傳

龔祈字孟道。武陵漢壽人也。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而嘆曰。此荆楚仙人也。時或賦詩。言不及世事。

宋書隱逸傳

諧媚

誕結事元顯。嬖人張法順。故為元顯所寵。元顯納妾。誕為之親迎。

宋書王

元凶弑立。以偃為侍中。掌詔誥。時尚之為司空尚書令。偃居門下。父子竝處權要。時為寒心。而尚之及偃善攝機宜。曲得時譽。宋書何偃傳

休仁又說休祐云。汝但作佞。此法自足安。我常乘許為家。從來頗得此力。但試用看。

有驗不。休祐從之。於是大有獻奉。言多乖實。宋書文九王傳

前在會稽。錄事參軍陳郡謝沈。以諂佞事休若。時內外戒嚴。普著袴褶。沈居母喪。被

起聲樂。酣飲不異吉人。衣冠既無殊異。竝不知沈居喪。常自稱孤子。眾乃駭愕。宋書文九王傳

徐爰。字長玉。本名瑗。後以與傅亮父同名。改為爰。微密有意。理為高祖所知。便辟善

事人。能得人主微旨。頗涉書傳。尤悉朝儀。元嘉初。便入侍左右。預參顧問。既長於附

會。又飾以典文。故為太祖所任。遇大明世。委寄尤重。朝廷大禮儀注。非爰議不行。雖

復當時碩學。所解過人者。既不敢立異議。所言亦不見從。泰始三年。詔曰。景和恃險。

深相贊協。苟取偷存。罔顧節義。任算設數。取合人主。啟嶮姦矯。所志必從。故歷事七

朝。白首全貴。宋書思傳

改元嘉三十年為太初元年。初使蕭斌作詔。斌辭以不文。乃使侍中王僧綽為之。使

改元為太初。幼素與道育所定。斌曰。舊踰年改元。幼以問僧綽。僧綽曰。晉惠帝即位。

便改號

按晉書惠帝紀武帝崩是日皇太子即皇帝位改元為永熙

幼喜而從之

宋書二凶傳

以輦迎蔣侯神像於宮內啟額乞恩拜為大司馬封鍾山郡王食邑萬戶加節鉞蘇

侯為驃騎將軍使南平王鑠為祝文罪狀世祖

宋書二凶傳神於宮內疏世祖

按文九王傳迎蔣侯神於宮內疏世祖年諱厭祝祈請假

授位號使鑠造策文

尋諸方逆命休仁總統諸軍初行與蘇侯神結為兄弟以求神助

文九王傳

傀異

明帝泰始二年五月丙午南琅邪臨沂黃城山道士盛道度堂屋一柱自然夜光照

室內此木失其性也或云木腐自光

宋書五行志一

後廢帝元徽四年義熙晉陵二郡竝有霹靂車墜池如青石草木焦死

宋書五行志二

吳孫休世烏程民有得困疾及差能以讒言者言於此而聞於彼自其所聽之不覺

其聲之大也自遠聽之如人對言不覺聲之自遠來也聲之所往隨其所向遠者不

過十數里其鄰人有責息於外歷年不還乃假之使為責讓懼以禍福負物者以為

鬼神即傾倒畀之其人亦不自知所以然也

宋書五行志二

魏世起安世殿晉武帝後居之安世武帝字也

桓玄出鎮南州立齋名曰蟠龍後

劉毅居此齋。蟠龍毅小字也。司馬道子於東府造土山名曰靈秀山。無幾而孫恩作亂。再踐會稽。會稽道子所封靈秀恩之字也。宋書五

晉武帝太康四年。會稽彭蠡及蟹皆化為鼠。甚眾。覆野。大食稻為災。宋孝武大明

七年春。太湖邊忽多鼠。其年夏水至。悉變成鯉魚。民人一日取轉得三五十斛。明年

大饑。宋書五

行志五

魏齊王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為襄邑。長有鼠從穴出。語曰。王周南。爾以某日死。周南不應。鼠還穴。後至期。更冠幘。卓衣出。語曰。周南。汝日中當死。又不應。鼠復入。斯須更出。語如向日。適欲日中。鼠入復出。出復入。轉更數語如前。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絕。顛蹶而死。即失衣冠。取視俱如常鼠。宋書五

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青州城南地遠望見地中。如水有影。人馬百物皆見影中。積

年乃滅。宋書五行志五按史記天官書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此蓋暗地氣所為耳。于欽齊乘載東平陵城西北有陰地。數畝。天色澄霽。亦若雲陰。

追視則無記。謂青州有地鏡。水影。蓋亦此類。即謂是也。

晉惠帝光熙元年五月。范陽地然。可以爨。宋書五

晉愍帝建興二年十一月。枹罕羌妓產一龍子。色似錦文。嘗就母乳。遙見神光。少得

就視

宋書五行志五

石虎末大武殿前所圖賢聖人像人頭忽悉縮入肩中

宋書五行志五

晉安帝義熙七年無錫人趙朱年八歲一旦暴長八尺髭鬚蔚然三日而死

宋書五行志五

文帝袁皇后亡後常有小小靈應沈美人者太祖所幸也常以非罪見責應賜死從

后昔所住徽音殿前度此殿有五間自后崩後常閉美人至殿前流涕大言曰今日

無罪就死先后若有靈當知之殿諸窗戶應聲豁然開職掌遽白太祖太祖驚往視

之美人乃得釋

宋書后妃傳

羨之年少時嘗有一人來謂之曰我是汝祖羨之因起拜之此人曰汝有貴相而有

大厄可以錢二十八文葬宅四角可以免災過此可位極人臣後羨之隨親之縣住

在縣內嘗暫出而賊自後破縣縣內人無免者雞犬亦盡唯羨之在外獲全隨從兄

履之為臨海樂安縣嘗行經山中見黑龍長丈餘頭有角前兩足皆具無後足曳尾

而行

宋書徐羨之傳

亮在梁州忽服食修道欲至長生迎武當山道士孫道胤令合仙藥至益州秦豫元

年藥始成而未出大毒孫不聽亮服亮苦欲服平旦開城門取井華水服至食鼓後

心動如刺中間便絕後人逢見乘白馬將數十人出關西行共語分明此乃道家所謂尸解者也

宋書劉懷慎傳

仲德年十七與兄徽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不能前因卧林中忽有青衣童兒騎牛行見仲德問曰食未仲德告飢兒去頃之復來攜食與之仲德食畢欲行會水潦暴至莫知所如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因渡水仲德隨之獲濟與數相及渡河至滑臺復為翟遼所留使為將帥積年仲德欲南歸乃奔太山逢遣騎追之急夜行忽有炬火前導仲德隨之行百許里乃免仲德三臨徐州威德著於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像於塔中以河北所遇也卒謚桓侯亦於廟立白狼童子壇每祭必祠之

宋書王懿傳

東鄉君薨資財鉅萬田宅僮僕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營葬混墓開弘微牽疾臨赴病遂甚時有一長鬼寄司馬文宣家云受遣殺弘微弘微疾增劇輒豫

告文宣弘微既死與文宣分別而去

宋書謝弘微傳

休若既死上與驃騎大將軍桂陽王休範書曰外間有一師姓徐名紹之狀如狂病自云為塗步郎所使去三月中忽云神語道巴陵王應作天子汝使巴陵王密知之

於是師便訪覓休若左右人不能得東宮典書姓何者相識數去來語師云我已為汝語巴陵左右道因達巴陵巴陵具知云莫聲但聽

宋書文九王傳

脩之戍滑臺為虜所圍數月糧盡將士熏鼠食之遂陷於虜初脩之母聞其被圍既

久常憂之忽一旦乳汁驚出母號泣告家人曰吾今已老忽復有乳汁斯不祥矣吾

兒其不利乎後問至脩之果以此日陷沒

按水經注河水下載佛母出乳汁五百道事尤奇然皆精誠所為耳

拓跋焘嘉其守節以為侍中妻以宗室女脩之潛謀南歸妻疑之每流涕問其意脩之深嘉

其義竟不告也

按脩之祖序之母在襄陽率婢登城號夫

後鮮卑馮弘稱燕王治黃

龍城脩之奔弘時魏屢伐弘或說弘遣脩之歸求救遂遣之汎海至東萊遇猛風校

折垂以長索船乃復正海師望見飛鳥知其近岸須臾至東萊

宋書朱脩之傳

玄謨圍滑臺積旬不克及拓跋焘軍至乃奔退麾下散亡略盡蕭斌將斬之沈慶之

固諫乃止初玄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音經千遍則免既覺誦之得千遍明日

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呼停刑遣代守碣磧

宋書王玄謨傳按晉書載記徐義及魏書儒林盧景裕並以虔誦此經解脫桎梏

於是經遂大行號曰高王觀世音經也

誕遷鎮廣陵入城衝風暴起揚塵晝晦又中夜閑坐有赤光照室見者莫不怪愕左

右侍直眠中夢人告之曰官須髮為猶脫既覺已失髻矣如此者數十人誕甚怪懼宋書文五王傳

佛事

大明六年制沙門致敬人主宋書孝武本紀

帝嘗行至下邳遇一沙門沙門曰江表尋當喪亂拯之必君也帝患手創積年沙門出懷中黃散一裹與帝曰此創難治非此藥不能瘳也倏忽不見沙門所在以散傳創卽愈餘散帝寶錄之後征伐屢被傷通中者數矣以散傳之無不立愈符瑞志上

冀州有沙門法稱將死語其弟子普嚴曰高皇神告我云江東有劉將軍是漢家苗裔當受天命吾以三十二壁鎮金一餅與將軍為信三十二壁者劉氏卜世之數也普嚴以告同學法義法義以義熙十三年七月於高廟石壇下得玉壁三十二枚

黃金一餅符瑞志上

劉粹字道沖少有志幹太祖卽位遷雍州刺史襄陽新野二郡太守在任簡役愛民

罷諸沙門二千餘人以補府史劉粹傳

趙廣本以謫詐聚兵頓兵城下不見飛龍有司馬飛龍自稱晉之宗室劉道清遠軍擊斬之各欲分散廣懼

乃將三千人及羽儀詐其眾云迎飛龍至陽泉寺中謂道人程道養曰但自言是飛

龍則坐享富貴若不從即日便斬頭道養惶怖許諾道養袍旱人也

劉粹傳

敷遷江夏王義恭撫軍記室參軍義恭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赴假還江陵

本脫還字據

入辭文帝令以後車載沙門往按車數謂曰道中可得言晤敷不奉詔

臣性不耐雜六字上甚不說傳

暢子淹東陽太守逼郡吏燒臂照佛百姓有罪使禮佛贖刑動至數千拜免官禁錮

起為光祿勳與晉安王子勛同逆軍敗見殺馬

張印傳佛被殺見孔觀傳

敬宣字萬壽八歲喪母晝夜號泣四月八日敬宣見眾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以為

母灌因悲泣不自勝輔國將軍桓序歎息謂宰之曰卿此兒既為家之孝子必為國

之忠臣

劉敬宣傳

遵子閔垣設之從元嘉中為員外散騎侍郎母墓為東阿寺道人曇洛等所發閔與

弟殿中將軍閔共殺曇洛等五人詣官歸罪見原

垣推之傳

義慶為性簡素寡嗜欲愛好文義受任歷藩無浮淫之過唯晚節奉養沙門頗致費損

宗室傳

恭帝遜位居林陵宮常懼見禍與褚后共止一室高祖令浚之兄弟視褚后褚后出

別室相見兵人乃踰垣而入進藥於帝帝不肯飲曰佛教自殺者不得復人身乃以

被掩殺之褚叔度傳

先是興宗納何后寺尼智妃為妾姿貌甚美有名京師迎車已去而師伯密遣人誘之潛往載取興宗迎人不覺及興宗被徙論者竝云由師伯師伯甚病之法興等既不欲以徙大臣為名師伯又欲止息物議由此停行宗傳

兄曜卒弘微蔬食積時哀感過禮服雖除猶不啜魚肉沙門釋慧琳詣弘微弘微與之共食猶獨蔬食慧琳曰檀越素既多疾頃者肌色微損即吉之後猶未復膳若以無益傷生豈所望於得理弘微答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遂廢食感咽歔歔不自勝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兄弟友穆之至舉世莫及也微傳

秦暮年事佛甚精於宅西立祇洹精舍范秦傳

義真聰明愛文義而輕動無德業與陳郡謝靈運琅邪顏延之慧琳道人竝周旋異常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為宰相慧琳為西豫州都督徐羨之等嫌義真與靈運延之睚眦過甚故使范晏從容戒之義真曰靈運空疎延之隘薄魏文帝云鮮能以名節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故與之遊耳將之鎮列部伍於東府前既有國哀義真所乘舫單素不及母孫修儀所乘者義真與靈運延之慧琳等共視

部伍因宴舫內使左右剔母舫函道以施已脈而取其勝者

武三王傳

廡舉兵以討恭為名恭遣劉牢之擊廡廡敗走不知所在長子泰為恭所殺華時年十二在軍中與廡相失隨沙門釋曇永逃竄時牢之搜檢覓華甚急曇永使華提衣幘隨後津邏咸疑焉華行遶永呵罵云奴子怠懈行不及我以杖捶華數十眾乃不

疑由此得免

王華傳

道產弟道錫廣州刺史坐乘舉出城行與阿尼同載為有司所糾

劉道產傳

山居賦自注云自弱齡奉法故得免殺生之事

謝靈運傳按捨殺掛與奈何

太守孟顛事佛精懇而為靈運所輕嘗謂顛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

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顛深恨此言

謝靈運傳按文人當為大人字形之謬

上又遣沙門釋慧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慧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太子

詹事范晔等謀反事逮義康免為庶人徙付安成郡義康在安成讀書見淮南厲王

長事廢書歎曰前代乃有此我得罪為宜也二十八年正月遣中書舍人嚴龍齋藥

賜死義康不肯服藥曰佛教自殺不復得人身便隨宜見處分乃以被拚殺之

武二王傳

義宣白皙美鬚眉長七尺五寸腰帶十圍多蓄嬖媵後房千餘尼媪數百男女三十

人武二王傳 按柳元景撰書曰 姬婁百房尼 隋于此謂此也

有法略道人先為義康所供養。粗被知待。又有王國寺法淨尼亦出入義康家內。皆感激舊恩。規相拯拔。竝與熙先往來。使法略罷道。本姓孫。改名景玄。以為臧質。寧遠參軍。熙先善於治病。兼能診脈。法淨尼妹夫許耀領隊在臺宿衛殿省。嘗有病。因法淨尼就熙先乞治。為合湯一劑。耀疾即損。耀自往酬謝。因成周旋。熙先以耀膽幹可施。深相待結。因告逆謀。耀許為內應。范暉傳

畢常謂死者神滅。欲著無鬼論。至是與徐湛之書云。當相訟地下。其謬亂如此。又語人寄語何僕射。天下決無佛鬼。若有靈。自當相報。范暉傳

時有沙門釋惠休。善屬文。辭采綺豔。湛之與之甚厚。世祖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吏。徐湛之傳

虜毀佛浮圖。取金像以為大鈎。施之衝車端。以牽樓堞。城內有一沙門。頗有機思。輒設奇以應之。文九王傳

沙門釋慧琳。以才學為太祖所賞愛。每名見。常升獨榻。延之甚疾。馬因醉白。上曰。昔同子參乘。衰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上變色。顏延之傳

攸之將發江陵使沙門釋僧桀筮之曰不至京邑當自郢州回還意甚不悅

沈攸之傳

少好學善屬文性好鷹犬與閭里少年相馳逐又躬自屠牛義慶聞如此

僧達嘗臨州王義慶

女令周旋沙門慧觀造而觀之僧達陳書滿席與論文義慧觀酬答不暇深相稱美

王僧達傳

啟求徐州上不許以為吳郡太守暮歲五遷僧達彌不得意吳郡西臺寺多富沙門

僧達求須不稱意乃遣主簿顧曠率門義劫寺內沙門竺法瑤得數百萬

王僧達傳

兄錫罷臨海郡還送故及奉祿百萬以上僧達一夕命奴筆取無復所餘蓋憎賊也

先是南彭城蕃縣民高閻沙門釋曇標道方等共相誑惑自言有鬼神龍鳳之瑞常

聞簫鼓音與林陵民藍宏期等謀為亂

王僧傳

初沙門釋僧舍粗有學義謂竣曰貧道粗見識記當有真人應符名稱次第屬在殿

下謂世祖竣在彭城嘗向親人敘之言遂宣布聞於太祖時元凶巫蠱事已發故上不

加推治

顏竣傳

初玄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音經千遍則免既覺誦之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

不輟忽傳呼停刑

王玄謨傳

亡命司馬順則詐稱晉室近屬自號齊王聚眾據梁鄒城又有沙門自稱司馬百年

號安定王。亡命秦觀之祖元明等。各據村屯。以應順則。

蕭思話傳

大明二年。發民築治廣陵城。誕循行。有人於輿揚聲大罵曰。大兵尋至。何以辛苦百姓。誕執之。問其本末。答曰。姓夷。名孫家。在海陵。天公去年與道佛共議。欲除此間民人。道佛苦諫得止。大禍將至。何不立六慎門。誕問六慎門云何。答曰。古時有言。禍不入六慎門。誕以其言狂悖。殺之。

文五王傳

休範素凡訥。少知解。不為諸兄所齒。遇太宗常指左右人謂王景文曰。休範人才不

及此。以我弟故。生便富貴。釋氏願生王家。良有以也。

文五王傳

按孝武十四王傳。遣使賜死。時年十歲。子鸞。

死。謂左右曰。願身不復生王家。

世祖時。朗上書云。自釋氏流教。其來有源。淵檢精測。固非深矣。舒引容潤。既亦廣矣。然習慧者。日替其脩。求誠者。月繁其過。遂至糜散錦帛。侈飾車從。復假粗醫術。託雜卜數。延妹滿室。置酒浹堂。寄夫託妻者。不無殺子乞兒者。繼存而猶倚靈假像。肯親傲君。欺賈疾老。震損宮邑。是乃外刑之所不容。戮內教之所不悔罪。而橫天地之間。莫不糾察。人不得然。豈其鬼歟。今宜申嚴佛律。俾重國令。其疵惡顯著者。悉皆罷遣。除則隨其執行。各為之條。使禪義經誦。人能其一。食不過蔬。衣不出布。若應更度者。

則令先習義行。本其神心。必能草腐人天。竦精以往者。雖侯王家子。亦不宜拘凡鬼。道惑衆。妖巫破俗。觸木而言怪者。不可數。寓采而稱神者。非可算。其原本是亂男女。合飲食。因之而以祈祝。從之而以報請。是亂不誅。為害未息。凡一苑始立。一神初興。淫風輒以之。而甚。今修隄以止。置園百里。峻山以右。居靈千房。糜財敗俗。其可稱限。

周朗傳

郢州行事張沈。偽竟陵太守丘景先。聞賊變形為沙門逃走。追擒伏誅。

郢琬傳

張淹屯軍上饒縣。聞劉胡賊軍副鄱陽太守費曇欲圖之。詐云得鄧琬信。急宜諮論。欲因此斬淹。淹素事佛。方禮佛不得時進。曇復誑云。捕虎借大鼓及仗士二百人。淹信而與之。曇因率衆入山。饗士約誓。揚言虎走城西。鳴鼓大呼。直來趣城。城門守衛悉委仗觀之。曇率衆突入。淹正禮佛。聞難走出。因斬首。

孔觀傳

丁父艱居喪。有孝性。家素事佛。凡為父起四寺。南岸南岡下。名曰禪岡寺。曲阿舊鄉宅。名曰禪鄉寺。京口墓亭。名曰禪亭寺。所封封陽縣。名曰禪封寺。謂國僚曰。封秩蓋鮮。而兄弟甚多。若使全關一人。則在我所讓。若使人人等分。又事可悲。寺衆既立。自宜悉供僧衆。由此國秩不復下均。

蕭惠傳

孝建元年世祖率羣臣竝於中興寺八關齋中食竟慈孫別與黃門郎張淹更進魚肉食尚書令何尚之奉法素謹密以白世祖世祖使御史中丞王謙之糾奏竝免官

袁榮傳

自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造特善其事顯亦參焉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治乃迎顯看之顯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既錯減臂胛瘦患即除無不歎服焉

顯傳

炳乃下入廬山就釋慧遠考尋文義妻羅氏亦有高情與炳協趣羅氏沒炳哀之過甚既而輒哭尋理悲情頓釋謂沙門釋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遺哀

慧遠傳

續之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道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尋

陽三隱

慧遠傳

孔淳之字彥深魯郡魯人也少有高尚愛好墳籍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遊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歎曰緬想人外

淳之與微士戴頌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為人外之遊

三十年矣今乃傾蓋於茲不覺老之將至也及

淳之還反不告以姓隱逸傳按傳云庭草無根唯棘上有數卷書元嘉初微為散騎侍郎既乃逃於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之

沈道虔受琴於戴逵王敬弘深敬之邵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有人竊其園菜若還

見之乃自逃隱待竊者取足去後乃出人拔其屋後筍乃令人買大筍送與之常以

筍拾自資同据者爭越道虔悉以所得與之爭者愧慙後每爭輒云勿令居士知累

世事佛推父祖舊宅為寺至四月八日每請像請像之日舉家感慟焉隱逸傳

雷次宗字仲倫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與子姪書曰暨於弱冠遂託業廬山逮事

釋和尚於時師友淵源務訓弘道外慕等夷內懷排發於是洗氣神明玩心墳典勉

志勤躬夜以繼日爰有山水之好悟言之歡實足以通理輔性成夫疊疊之業樂以

忘憂不知朝日之晏矣自游道餐風二十餘載淵匠既傾良朋凋索隱逸傳

關康之字伯愉嘗就沙門支僧納學妙盡其能隱逸傳

壽與太祖書曰取彼亦須我兵亦此有能祝婆羅門使鬼縛彼送來也索隱傳按能祝婆羅門

即今之紅教喇嘛也能祝生人令死今蒙古人甚尊敬之謂憚其祝也紅教喇嘛感於烏魯木齊詳見魏西雜志

西南夷訶羅陀國呵羅單國嬰達國閩婆婆達國師子國天竺迦毗黎國蘇摩黎國

斤陀利國婆黎國竝遣使貢獻凡此諸國皆事佛道佛道自後漢明帝法始東流自

此以來其教稍廣自帝王至於民庶莫不歸心經誥充積訓義深遠別為一家之學
焉元嘉十二年丹陽尹蕭摹之奏曰佛化被於中國已歷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數
進可以繫心退足以招勸而自頃以來情敬浮末不以精誠為至更以奢競為重舊
宇頽弛曾莫之脩而各務造新以相誇尚甲第顯宅於茲殆盡材竹銅綵糜損無極
無關神祇有累人事建中越制宜加裁檢不為之防流道未息按道長通字之誤請自今以
後有欲鑄銅像者悉詣臺自聞興造塔寺精舍皆先詣在所二千石通辭却依事列
言本州須許報然後就功其有輒造寺舍者皆依不承用詔書律銅宅林苑悉沒入
官詔可又沙汰沙門罷道者數百人世祖大明二年有曇標道人與羌人高闍謀反
上因是下詔曰佛法訛替沙門混雜未足扶濟鴻敷而專成遁藪加姦心頻發凶狀
屢聞敗亂風俗人神交怨可付所在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加誅坐於是設諸條禁
自非誠行精苦竝使還俗而諸寺尼出入宮掖交關妃后此制竟不能行先是晉世
庾冰始創議欲使沙門敬王者後桓玄復述其義竝不果行大明六年世祖使有司
奏曰臣聞蓬宇崇居非期宏峻拳跪槩伏非止敬恭將以施張四維締制八寓故雖
儒法枝派名墨條分至於崇親嚴上厥繇靡爽唯浮圖為教邊自龍堆反經提傳訓

遊事遠。練生瑩識。恒俗稱難。宗旨緬謝。微言淪隔。拘文蔽道。在末彌扇。遂乃陵越典
度。偃倨尊戚。失隨方之眇迹。迷製化之淵義。夫佛法以謙儉自牧。忠虔為道。不輕比
丘。遣道人斯拜。日連桑門。遇長則禮。寧有屈膝四輩。而簡體二親。稽顙耆臘。而直體
萬乘者哉。故咸康創議。元興載述。而事屈偏黨。道挫餘分。今鴻源遙洗。羣流仰鏡。九
仙賚寶。百神聳職。而叢輦之內。舍弗臣之氓。陞席之間。延抗禮之客。懼非所以澄一
風範。詳示景則者也。臣等參議。以為沙門接見。比當盡虔禮敬之容。依其本俗。則朝
徽有序。乘方兼遂矣。詔可。前廢帝初復舊。世祖寵姬殷貴妃薨。為之立寺。貴妃子子
鸞封新安王。故以新安為寺號。前廢帝殺子鸞。乃毀廢新安寺。驅斥僧徒。尋又毀中
興天寶諸寺。太宗定亂。下令曰。先帝建中興及新安諸寺。所以長世垂範。弘宣盛化。
頃遇昏虐。法像殘毀。師徒奔迸。甚以矜懷。妙訓淵謨。有扶名教。可招集舊僧。普各還
本。竝使材官。隨宜修復。宋世名僧有道生。道生彭城人也。父為廣武令。生出家為沙
門。法大弟子。幼而聰悟。年十五。便能講經。及長。有異解。立頓悟義。時人推服之。元嘉
十一年。卒於廬山。沙門慧琳為之誄。慧琳者。秦郡秦縣人。姓劉氏。少出家。住冶城寺。
有才章。兼外內之學。為廬陵王義真所知。嘗著均善論。云行於世。舊僧謂其貶黜。

釋氏欲加擯斥。太祖見論賞之。元嘉中。遂參權要。朝廷大事皆與議焉。賓客輻湊。門車

常有數十兩。四方贈賂相係。勢傾一時。注孝經及莊子逍遙篇。文論傳於世。又有慧

嚴慧議道人。竝住東安寺。學行精整。為道俗所推。時鬪場寺多禪僧。京師為之語曰。

鬪場禪師窟。東安談議林。按議本世祖大明四年於中興寺設齋。有一異僧。衆莫之

識。問其名。答言名明慧。從天安寺來。忽然不見。天下無此寺名。乃改中興曰天安寺。

大明中。外國沙門摩訶衍。苦節有精理。於京都多出新經。勝蔓經。尤見重。內學傳

道有變服為尼。逃匿東宮。潛往京口。又載以自隨。或出止民張昨家。二山傳

初。錢唐人杜子恭。通靈有道術。東土豪家及京邑貴望。竝事之。為弟子。執在三之敬。

警累世事。道亦敬事。子恭子恭死。門徒孫泰。泰弟子恩。傳其業。警後事之。隆安三年。

恩於會稽作亂。自稱征東將軍。三吳皆響應。穆夫之時在會稽。恩以為前部參軍。

振武將軍。餘姚令。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恩為劉牢之所破。輔國將軍高素於山陰

回踵。球執穆夫及偽吳郡太守陸瓌之。吳興太守丘尪。竝見害。函首送京邑。事見隆

安故事。自片。按晉宋貴遊。非便於佛。即認於道。認於道者。沈警父子。以與亂被誅。

逆爾。災延燎原。禍被覆州。重則壽流萬姓。輕亦害鍾一門。所皆奉道之靈符。虔心之

明驗矣。近染斯風。道餘未殄。故天主以十字畫地。林逆以八卦煽恩。蔓草戒於難除。

左道按以誣民夫惟惡不可滋是以防當杜漸

談諧

戊午夜帝於華林園竹林堂射鬼時巫覡云此堂有鬼故帝自射之

宋書前廢帝本紀

初太后疾篤遣呼帝帝曰病人間多鬼可畏那可往太后怒語侍者將刀來破我腹

那得生如此寧馨兒

宋書前廢帝本紀按寧馨當時方言即如此之意耳沈不識方言故致斯謬矣

山陰公主淫恣過度謂帝曰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

妾惟駙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為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主以吏部郎褚

淵貌美就帝請以自侍帝許之淵侍主十日備見逼迫誓死不回遂得免

宋書前廢帝本紀

太宗殞廢帝稱太皇后令曰楚王姪亂縱慝義絕人經可於第賜盡楚玉山陰公主

也以尚書吏部郎褚淵貌美請自侍十日廢帝許之淵雖承旨而行以死自固楚王

不能制也

孝武十王傳

以魏武帝有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乃置此二官以建安王休祐領之

宋書前廢帝本紀

末年好鬼神多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及疑似之言應回避者數百千品有犯

必加臯戮改駟為邊瓜亦以駟字似禍字故也以南苑借張永云且給三百年期訖

更啟其事類皆如此。宣陽門民間謂之白門。上以白門之名不祥甚諱之。尚書右丞江謚嘗誤犯上變色曰：白汝家門。謚稽顙謝久之。方釋宮內禁忌尤甚。移牀治壁。

先祭土神及文士為文詞祝策。如大祭饗。

宋書明帝本紀

於耀靈殿上養驢數十頭。所自乘馬養於御牀側。先是民間訛言謂太宗不男。陳太妃本李道兒妾。道路之言或云道兒子也。昱每出入去來常自稱劉統。或自號李將

軍。

宋書後廢帝本紀 劉統后妃傳作李統 按

陳貴妃諱妙登丹陽建康人屠家女也。有姿色。世祖迎入宮。在路太后房內經二

三年再呼不見幸。太后因言於上以賜太宗。始有寵。一年許衰歇。以乞李道兒。尋

又迎還。生廢帝。故民中皆呼廢帝為李氏子。廢帝後每自稱李將軍。或自稱李統。后妃傳

廢帝失德。太后每加勛譬。後漸不悅。欲加酖害。已令太醫煮藥。左右人止之曰：若行

此事。官便應作孝子。豈復得出入狡獪。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

宋書后妃傳

先是郡縣為封國者。自史相竝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至世祖孝建中。始革此制。為下官致敬。河東王歆之嘗為南康相。素輕邑。後歆之與邑俱豫元會。竝坐。邑性嗜酒。謂歆之曰：卿昔嘗見臣。今不能見。斟一盃酒乎。歆之因數孫皓歌答之曰：昔為汝作

臣今與汝比肩既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

宋書劉穆之傳

邕所致嗜食瘡痂以為味似鯁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灸瘡瘡痂落牀上因取食之靈休大驚答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褫取以飴邕邕既去靈休與何勣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史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互與鞭鞭

瘡痂常以給膳

宋書劉穆之傳

弘從北征前鋒已平洛陽而未遣九錫弘街使還京師諷旨朝廷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反從北來穆之愧懼發病遂卒

宋書王弘傳

晦坐行璽封鎮西司馬南郡太守王華大封而誤封北海太守球版免晦侍中

宋書謝晦傳

敬宣請以騎傍南山趣其後吳賊畏馬又懼首尾受敵遂大敗

宋書劉敬宣傳

直至渭橋鎮忌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羌見艦沂渭而進艦外不見有乘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惋咸謂為神

宋書王鎮惡傳按顏氏家訓載南人見馬使以為虎此傳言北人望舟

咸以為神二事頗類令人解頤

德願性虛羸率為世祖所狎侮上寵姬殷貴妃薨葬畢數日上與羣臣至殷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使號慟撫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悅以為豫

州刺史。又令醫術人羊志哭殷氏。志亦嗚咽。他日有問志。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時新

喪愛姬。答曰。我爾時自哭止妾耳。志滑稽善為諧謔。上亦愛狎之。

宋書劉懷慎傳

倫之雖外戚貴戚。而以儉素自處。性野拙。人情世務多所不解。久居方伯。頗覺富感。

入為護軍。資力不稱。以為見貶。光祿大夫范泰好戲。謂曰。司徒公缺。必用汝。老奴我

不言汝資地所任。要是外戚高秩。次第所至耳。倫之大喜。每載酒有詣泰。

宋書趙倫之傳

殷小名查。父郗小名梨。文帝戲之曰。查何如梨。殷曰。梨為百果之宗。查何可比。

宋書張卿

傳

孝武宴朝賢。暢亦在坐。何偃因醉曰。張暢信奇才也。與義宣作賊而卒。無咎苟非奇

才。安能致此。暢曰。太初之時。誰黃其闕。帝曰。何事相苦。初尚之為元凶。司空及義師

至新林。曰。人皆逃。尚之父子共洗黃閣。故暢以此譏之。

宋書張卿傳

興世居臨沔水。自襄陽以下。至於九江。二千里中。先無洲嶼。興世初生。當其門前水

中。一旦忽生洲。年年漸大。及至興世為方伯。而洲上遂十餘頃。父仲子。由興世致位

給事。興世欲將往襄陽。愛戀鄉里。不肯去。嘗謂興世。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可送

一部。行田時吹之。興世素恭謹。畏法憲。誓之曰。此是太子鼓角。非田舍老公所吹。興

世欲拜墓。仲子謂曰：汝術從太多。先人必當驚怖。興世減撤而後行。

宋書張興世傳

義恭封營道縣侯。凡鄙無識。知每為始興王濬兄弟所戲弄。濬常謂義恭曰：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其何意苦阿父如此。義恭曰：下官初不識。何忽見苦。其庸塞可笑。

類若此。

宋書宗空傳

義季為荊州躬行節儉。隊主續豐母老家貧。無以充養。遂斷不食肉。義季哀其志。給

豐每月白米二斛。錢一千。并制豐噉肉。

宋書武三王傳

義季素嗜酒。略少醒日。太祖累加詰責。酣縱如初。遂以成疾。上又詔之曰：吾飽嘗見

人斷酒。無它嫌。吸蓋是當時甘嗜罔己之意耳。

宋書武三王傳

按彼方制人噉肉。却要他自己斷酒。所以詔旨不行耳。

除著作佐郎。撰國史。承天年已老。而諸佐竝名家。年少。穎川荀伯子。譙之常呼為媪

母。承天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媪母何言邪。

宋書何承天傳

元嘉二十三年。造玄武湖。上欲於湖中立方丈蓬萊瀛洲三神山。尚之固諫。乃止。時

又造華林園。竝盛暑役人工。尚之又諫。宜加休息。上不許。曰：小人常自暴背。此不足

為勞。

宋書何尚之傳

按不知暑役為勞。反謂人常暴背。此與晉惠帝言何不食肉。為勞。或堪飽倒。况誇膏粱。生而逸樂。罔識艱難。宋文統稱令主。猶尚若斯。逮至孝

武。運唯乃祖田舍。翁何足深責耶。

靈運幼便穎悟。玄甚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瑛瑛。那得生靈運。宋書謝靈運傳。瑛瑛生而不慧。故此

云爾。晉書那得下有。不字。此蓋脫去之。

南郡王義宣。生而舌短。澀於言論。宋書武二王傳。按舌短亦非生就。多是少小。始慣所為。顏氏家訓謂鄧州為承州。亦其類也。

義宣密治舟甲。克孝建元年。秋冬舉兵。報豫州刺史魯爽。兗州刺史徐遺寶。使同爽。

狂酒失昏。其年正月便反。遣府戶曹送版。以義宣補天子。并送天子羽儀。遺寶亦勒

兵向彭城。義宣及質。狼狽起兵。宋書武二王傳。

爽於是送所造輿服詣江陵。版義宣及臧質等。竝起征北府戶曹。版文曰。丞相劉補

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補丞相名質。平西朱。今補車騎名修之。皆版到奉行。義宣駭

愕。爽所送法物。竝留竟陵。縣不聽進。魯爽傳。

初高祖微時。貧陋過甚。嘗自新洲伐荻。有納布衫襖等衣。按今謂縫。統為納。皆敬皇后手自

作。高祖既貴。以此衣付公主。高祖長女。曾稽公主。曰。後世若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及

劉湛得罪。事連湛之。太祖大怒。將致大辟。湛之憂懼無計。以告公主。公主即日入宮。

既見太祖。因號哭下牀。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高祖納衣。擲地以示上。上曰。汝家

本貧賤。此是我母為汝父作此納衣。今日有一頓飽飯。便欲殘害我兒子。上亦號哭。

港之由此得全也。

宋書徐湛之傳。湛之字孝源。小名仙童。並暉傳稱徐童。

時廢帝狂悖無道。誅害羣公。忌憚諸父。竝囚之殿內。毆捶凌曳。無復人理。休仁及太宗山陽王休祐形體竝肥壯。帝乃以竹籠盛而稱之。以太宗尤肥。號為豬王。號休仁為殺玉。休祐為賊玉。以三王年長。尤所畏憚。故常錄以自近。不離左右。東海王禕凡劣。號為驢玉。常以木槽盛飯。內諸雜食。攪令和合。掘地為坑。穿竇之以泥水。保太宗內坑中。和槽食置前。令太宗以口就槽中食用之。為歡笑。太宗嘗忤意。帝怒。乃保之。縛其手脚。以杖貫手脚內。使人擔付太官。曰。即日屠豬。休仁笑謂帝曰。豬今日未應

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殺豬取其肝肺。帝意乃解。

宋書文九王傳。

尋諸方逆命。休仁總統諸軍。隨宜應接。中流平定。休仁之力也。初行。與蘇侯神結為兄弟。以求神助。及事平。太宗與休仁書曰。此段殊得蘇侯兄弟力。

宋書文九王傳。

長子綯。字長素。年七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之曰。耶耶乎文哉。綯

即答曰。草翁風必偃。

宋書王景文傳。偃。尚之子也。南史。偃作翳。是此蓋校書人妄改耳。

按景文名或與翳同。故以為戲。何

佃夫。權亞人主。嘗值正旦。應合朔尚書奏。遣元會。佃夫曰。元正慶會。國之大禮。何不

遷合朔日邪。其不稽古如此。

宋書思傳。

詞贖

高祖因宴集謂羣公曰我布衣始望不至此傅亮之徒竝撰辭欲盛稱功德弘率爾

對曰此所謂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時人稱其簡典

宋書王弘傳

興宗遷尚書吏部郎時尚書何偃疾患上謂興宗曰卿詳練清濁今以選事相付使

可開門當之無所讓也

宋書興宗傳

惠幼而夷簡恬靜不交遊未嘗有雜事陳郡謝贖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群從造惠

談論鋒起文史閒發惠時相酬應言清理遠瞻等愆而退高祖聞其名以問從兄誕

誕曰惠後來秀令鄙宗之美也兄鑿頗好聚斂廣營田業惠意甚不同謂鑿曰何用

田為鑿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亦復何用食為其標寄如此

宋書惠傳

元嘉三年秋旱蝗上表曰災變雖小要有以致之守宰之失臣所不能究上天之譴

臣所不敢誣有蝗之處縣官多課民捕之無益於枯苗有傷於殺害臣聞桑穀時亡

無假斤斧楚昭仁愛不榮自瘡卓茂去無知之蟲宋均囚有異之虎蝗生有由非所

宜殺石不能言星不自隕春秋之旨所宜詳察

宋書范泰傳

按泰此議甚為迂誕審如所言蝗不可殺將益賊蜂起亦

不可誅傳言泰事佛甚精豈以佛不殺生故謬為斯言與

宋臺建除御史中丞為僚友所憚淮之父納之祖臨之曾祖彪之至淮之四世居此

職淮之嘗作五言范泰嘲之曰卿唯解彈事耳淮之正色答猶差卿世載雄狐宋書

之傳世載雄狐當指此耳然此陰事何可訟言淮之性峭急故作斯語大傷雅道

元嘉三年詔曰乃者權臣陵縱兆亂基禍故吉陽令張約之抗疏矢言至誠慷慨遂

事屈群醜殞命遐疆志節不申感焉兼至昔關老奏書見紀漢策閻纂獻規荷榮晉

代考其忠絜參迹前蹤宜加旌顯式揚義烈可贈以一郡賜錢十萬布百匹宋書武

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上表陳之曰碑銘之作以明示後昆自非殊功異德無

以允應茲典大者道勳光遠世所宗推其次節行高妙遺烈可紀若乃亮采登庸績

用顯著敷化所益惠訓融遠述詠所寄有賴鑄勒非斯族也則幾乎僭黷矣俗敝偽

興華煩已久是以孔悝之銘行人非蔡邕制文每有愧色而自時厥後其流彌多

預有臣吏必為建立勒銘寡取信之實刊石成虛偽之常真假相蒙殆使合美者不

貴但論其功費又不可稱不加禁裁其敝無已以為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為朝

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遏無微顯彰茂實使百世之下知其不虛則義信於仰

止道孚於來葉由是竝斷宋書裴松之傳按漢建安十年魏武禁立碑晉武咸寧

四年又詔禁斷石歐碑表至元帝太興元年詔特聽願榮

立碑自是後禁又漸頽人皆私立義此中
私之又表禁斷於是遂停也見禮志二

檀道濟還白太祖稱慶之忠謹曉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稍得引接出入禁省領軍
將軍劉湛之知之欲相引接謂之曰卿在省年月久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
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尋轉正員將軍及湛之被收之上開門召慶之
慶之戎服履屨縛袴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

服

宋書沈
慶之傳

太祖將北討慶之固諫不可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竝在坐上使湛之等難
慶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

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

宋書沈
慶之傳

蕭斌以前驅敗績欲死固碣礫慶之以為退敗如此何可久住會詔使至不許退諸
將竝謂宜留斌復問計於慶之慶之曰閫外之事將所得專詔從遠來事勢已異節
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竝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泉
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

宋書沈
慶之傳

元凶弒逆世祖遣慶之還山引諸軍慶之謂腹心曰蕭斌婦人不足數其餘將帥竝

是所悉皆易與耳。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為用。今輔順討逆。不憂

不濟也。

宋書沈慶之傳

竟陵王誕據廣陵。反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之曰。沈君白首之年。何為來。慶之曰。朝

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使僕來耳。

宋書沈慶之傳

慶之廣開田園之業。每指地示人曰。錢盡在此中。

宋書沈慶之傳

按此語近御慶之不學故作田舍翁語

思話善彈琴。能騎射。太祖賜以弓。琴手勅曰。丈人頃何所作。事務之暇。故以琴書為

娛耳。所得不曰義耶。

按曰疑當作白義是帝名或我字之誤

春想常不忘情。想亦同之。前得此琴云是

舊物。亦有名京邑。今以相借。因是戴顓。意於彈撫。響韻殊勝。直爾嘉也。并往桑弓一

張。材理乃快。先所常用。既久廢射。又多病。略不能制之。便成老公。令人歎息。良材美

器。宜在盡用之地。大人真無所與讓也。

宋書戴顓思話傳

前廢帝即位。素疾子鸞。有寵。乃遣使賜死。時年十歲。子鸞臨死。謂左右曰。願身不復

生王家。

宋書孝武十四王傳

初。世祖嘗賜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送別。爽後反叛。世祖因宴集。問劍所在。

答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為陛下杜郵之賜。上甚說。當時以為知言。

宋書謝莊傳

世祖出行夜還。敕開門。莊居守以榮信或虛。執不奉旨。須臾詔乃開。上後因酒譟。從容曰。卿欲效郅君章邪。對曰。臣聞鬼巡有度。郊祀有節。盤於遊田。著之前誡。陛下今蒙犯塵露。晨往宵歸。容恐不逞之徒。妄生矯詐。臣是以伏須神筆。乃敢開門耳。宋書

傳

時謂景文在江州不能潔己。景文與上幸臣王道隆書曰。吾雖寡於行。已庶不負心。既愧殊效。誓不上欺明主。竊聞有為其貝錦者。云營生乃至巨萬。素無此能。一旦忽致異術。必非平理。唯乞平心精檢。若此言不虛。便宜肆諸市朝。以正風俗。脫其妄作。當賜思罔昧之由。吾踰忝轉深。足以致謗。念此驚懼。何能自測。區區所懷。不願望風容貸。吾自了不作偷。猶如不作賊。故以密白。想為申啟。宋書王景文傳

太子及諸皇子竝小。上稍為身後之計。諸將帥吳喜壽寂之之徒。慮其不能奉幼主。竝殺之。而景文外戚貴盛。張永累經軍旅。又疑其將來難信。乃自為謠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一士王字。弓長張字也。景文彌懼。乃自陳求解揚州云云。上詔答曰。去年五月中。吾病始差。未堪勞役。使卿等看選牒署。竟請勅施行。此非密事。外間不容。都不聞然。傳事好訛。由來常患。殷恆妻匹婦耳。閭閻之內。傳聞事復作一兩倍。

落漠兼謂卿是親故希卿暑不必云選事獨關卿也。恆妻雖是傳聞之辭大都非可
駭異且舉元薦凱咸由疇諮可謂唐堯不明下干其政邪悠悠好詐貴人及在事者
屬卿偶不悉耳。多是其周旋門生輩作其屬託貴人及在事者永無由知非徒止於
京師乃至州郡縣中。或有詐作書疏灼然有文迹者。諸舍人右丞輩及親近驅使人
慮有作其名載禁物求停檢校。彊賣猥物與官仍求交直。或屬人求乞州郡資禮希
縑呼召及虜發船車竝啟班下在。所有即駐錄但卿貴人不容有此啟由來有是何
故獨驚之。居貴要但問心若為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過執戟權亢人主。顏師
伯白衣僕射橫行尚書中令。袁粲作僕射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粲。粲還為令居之
不疑。今既省錄令便居昔之錄任置省事及幹童竝依錄格。粲作令來亦不異為僕
射人情向粲淡淡然亦復不改常。以此居貴位要任當有致憂。既理不卿令雖作揚
州太子傅位雖貴而不關朝政可安不懼。差於粲也。想卿虛心受榮而不為累。貴高
有危殆之懼卑賤有溝壑之憂。張單雙突木雁兩失有心於避禍不如無心於任運
夫千仞之木既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瘁於踐躅。高崖之修幹與深谷之淺條存止
之要巨細一揆耳。晉畢萬七戰皆獲死於牖下蜀相費禕從容坐談斃於刺客故甘

心於履危未必逢禍縱意於處安不必全福但貴者自惜故每憂其身賤者自輕故易忘其已然為教者每誠貴不誠賤言其貴滿好自恃也凡名位貴達人以在懷奉則觸人改容否則行路嗟愕至如賤者否泰不足以動人存亡不足以結數死於溝瀆死於塗路者天地之間亦復何恨人不以係意耳以此而推貴何必難處賤何必易安但人生也自應卑慎為道行已用心務思謹惜若乃吉凶大期正應委之理運遭隨參差莫不由命也既非聖人不能見吉凶之先正是依佈於理言可行而為之耳得吉者是其命吉遇不吉者是其命凶以近事論之景和之世晉平庶人從壽陽歸虜朝人皆為之戰慄而乃遇中興之運袁顛圖避禍於襄陽當時皆美之謂為陵霄駕鳳遂與義嘉同滅駱宰見幼主語人云越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憂不可與共樂范蠡去而全身文種留而遇禍今主上口頸頗有越王之狀我在尚書中久不去必危遂求南江小縣諸都令史按駱宰亦都令史見庾炳之傳住京師者皆遭中興之慶人人蒙爵級宰值義嘉染罪金木纏身性命幾絕卿耳眼所聞見安危在運何可預圖邪宋書王景

傳文

文藝

少帝好講書。頗識古事。自造世祖誅及雜篇章。往往有辭采。

宋書前廢帝本紀

文帝袁皇后崩。詔前永嘉太守顏延之為哀策文。甚麗。策既奏。上自益撫存悼亡感。

今懷昔八字。以致其意焉。

宋書后妃傳

高祖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彼四遠。願公小復留意。高祖既不能厝意。又粟。

分有在。穆之乃曰。但縱筆為大字。一字徑尺。無嫌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名亦美。高祖

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

宋書劉穆之傳

穆之與朱齡石。竝便尺牘。常於高祖坐。與齡石答書。自旦至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

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也。

宋書劉穆之傳

亮奉迎。大駕道路賦詩三首。其一篇有悔懼之辭。曰。夙擢發皇邑。有人祖我身。餞離

不以幣。贈言重琳球。知止道攸貴。懷祿義所尤。四牡倦長路。君轡可以收。張邴結晨

軌。踈董頓夕鞵。東隅誠以謝。西景逝不留。性命安可圖。懷此作前修。敷社銘篤誨。引

帶佩嘉謀。迷寵非予志。厚德良未訓。撫躬愧疲朽。三省慙爵浮。重明照蓬艾。萬品同

率由。忠詰豈假知。式微發直謳。

宋書傳亮傳

晦。凡子世基。絢之子也。有才氣。臨死為連句詩曰。偉哉橫海鯨。壯矣垂天翼。一旦失

風水翻為螻蟻食。晦續之曰。功遂侔昔人。保退無智力。既涉太行險。斯路信難涉。宋

謝晦傳

隱士雷次宗被徵居鍾山。後南還廬岳。何尚之設祖道文義之士畢集。為連句詩。懷

文所作尤美。辭高一座。沈懷文傳。按聯句詩起柏梁。又見此。

鮑照文辭贍逸。嘗為古樂府。文甚道麗。世祖以照為中書舍人。上好為文章。自謂物

莫能及。照悟其旨。為文多鄙言累句。當時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宋書宗室傳

誕少有才藻。晉孝武帝崩。從叔尚書令珣為哀策文。久而未就。謂誕曰。猶少序節物

一句。因出本示誕。誕攬筆便益之。接其秋冬代變。後云霜繁廣除。風回高殿。珣嗟歎

清拔因而用之。宋書王誕傳

永涉獵書史。能為文章。善隸書。曉音律。騎射雜藝。觸類兼善。又有巧思。益為太祖所

知。紙及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啟輒執玩。咨嗟自嘆。供御者了不及也。宋書張茂度傳

惠連先愛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文行於世。坐被徙廢塞。

不豫榮伍。尚書僕射殷景仁愛其才。因言次白太祖。臣小兒時便見世中有此文。而

論者云是謝惠連。其實非也。太祖曰。若如此。便應通之。元嘉七年。方為司徒彭城王

義康法曹參軍。是時義康治東府城。城墜中得古冢。為之改葬。使惠連為祭文。留信待成。其文甚美。又為雪賦。亦以高麗見奇。文章竝傳於世。卒時年三十七。既早亡。且輕薄多尤累。故官位不顯。宋書謝方明傳

元嘉八年。坐門生杜德靈放橫打人。還第內藏。義宗隱蔽之。免官。德靈雅有姿色。為義宗所愛寵。本會稽郡吏。謝方明為郡。方明子惠連愛幸之。為之賦詩十餘首。乘流遵歸渚。篇是也。宗室傳。按歸渚下。本或。有諸字。疑因涉渚而缺。

辭事東歸。高祖餞之戲馬臺。百僚咸賦詩以述其美。宋書孔季恭傳

時會稽王世子元顯錄尚書。欲使百僚致敬臺內。使廣立議。由是內外竝執下官禮。

廣常為愧恨焉。宋書徐廣傳

歸老在家。手不釋卷。博學多通。特精三禮。謹於奉公。常手抄書籍。卒時年八十三。宋

傳

年六歲。能屬文。為紫石英讚。果然。詩當時才士莫不歎異。宋書謝瞻傳。按紫石英。見本草經。果然。獼猴類。

善騎馬。解音律。游行或三五百里。世祖恣其所之。東至吳都。登虎丘山。又登無錫縣烏

山。以望太湖。大明中。撰國史。世祖自為義恭作傳。宋書武三王傳。按義恭生而立。傳。魏明生而諱。魏。竝千載之奇。漢

義季素拙書上聽使餘人書啟事唯自署名而已

宋書武三王傳

欣美言笑善容止汎覽經籍尤長隸書不疑初為烏程令欣時年十二時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甚知愛之獻之常夏月入縣欣著新絹裙晝寢獻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本工書因此彌善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欣書常辭不奉命

宋書羊欣傳

微少好學無不通覽善屬文能書畫兼解音律醫方陰陽術數為始興正濬府史濬數相存慰微奉答牋書輒飾以辭采微為文古甚頗抑揚袁淑見之謂為訶屈微因此與從弟僧綽書曰使君公欲民不偷每加存飾訓對尊貴不厭敬恭且文辭不怨思抑揚則流澹無味文好古貴能連類可悲一往視之如似多意當見居非求志清論所排便是通辭訶屈邪云吾高枕家巷遂至中言即此足以闔指矣云作人不阿諛無緣頭髮見白稍學詭詐且吾何以為云與弟書便覺成本以當半日相見吾既惡勞不得多語樞機幸非所長相見亦不勝讀此書也云報何偃書曰卿少陶玄風淹雅修暢自是正始中人吾真庸性人耳自然志操不倍王樂小兒時尤麤笨無好常從博士讀小小章句竟無可得口吃不能劇讀遂絕意於尋求至二十左右方復就觀小說往來者見牀頭有數帙書便言學問試就檢當何有哉云又性知畫績益亦

鳴鶴識夜之機。盤紆糾紛。或記心目。故兼山水之愛。一往跡求。皆仿像也。云微常住門屋一間。尋書玩古。如此者十餘年。太祖以其善。益賜以名。著弟僧謙。亦有才譽。為太子舍人。遇疾。微躬自處治。而僧謙服藥失度。遂卒。微深自咎恨。發病不復自治。僧謙卒。後四旬而微終。遺令以嘗所彈琴置牀上。何長史來。以琴與之。何長史者。偃也。

宋書王微傳

承天五歲失父。母徐氏。廣之妙也。聰明博學。故承天幼漸訓義。儒史百家。莫不該覽。

宋書何承天傳

母同郡師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子。炳外弟師覺。授亦有素業。以琴書自娛。隱逸宗炳傳

尚之少時。頗輕薄。好搏。既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雅好文義。從容賞會。甚為高

祖所知。為丹陽尹。立宅南郭外。置玄學。聚生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回。潁川荀子

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宣。竝慕道來遊。謂之南學。宋書何尚之傳

元嘉二十九年。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詔書

敦勸。尚之復攝職。大明二年。以為左光祿開府。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開府。天

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廷戲之。曰。今日何不着鹿皮冠。慶之累辭爵命。朝廷

敦勸甚篤。尚之謂曰：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宋書何尚之傳

靈運少好學，博覽群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父祖竝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移

籍會稽，修營別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縱放為娛，有終

馬之志。每有一詩，至都邑，貴賤莫不競寫。宿昔之間，士庶皆徧，遠近欽慕，名動京師。

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為二寶。宋書謝靈運傳按書中體

未如其審，胡墨莊曰：宋書例本不純，如四十六卷趙倫之、王懿、張邵等傳，亦皆稱謚。此等恐係後人取南史補入。南史於各帝皆稱謚也。

東海何長瑜，文才之美，亞於惠連。雍璿之不及也。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長瑜嘗於

江陵寄書於宗人何勛，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云：陸展染鬚髮，欲以媚側室。青青

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輕薄少年遂演而廣之。凡厥人士，竝為題目。

皆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義慶大怒。白太祖，除為廣州。所統曾城令及義慶慶朝士

詣第，叙哀何勛，謂袁淑曰：長瑜便可還也。淑曰：國新喪，宗英未宜，便以流人為念。廬

陵王紹鎮尋陽，以長瑜為南中郎行參軍，掌記之任。行至板橋，遇暴風溺死。宋書謝靈運傳

司徒遣使隨州從事鄭望生收靈運。靈運執錄望生，與兵叛逸，遂有逆志。為詩曰：韓

亡子房奮秦帝魯連取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追討擒之送廷尉治罪上愛其才欲免官而已詔降死一等徙付廣州其後有司又奏依法收治太祖詔於廣州行棄市刑臨死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松公理既迎霍生命亦殞悽悽凌霜葉網網衝風菌邂逅竟幾何修短非所愁送心正覺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獲巖上泯詩所稱龔勝李業猶前詩子房魯連之意也

宋書謝靈運傳

畢在獄為詩曰禍福本無兆性命歸有極必至定前期誰能延一息在生已可知來緣懷無識好醜共一丘何足異枉直豈論東陵上寧辨首山側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後即及出至市妓妾來別畢悲涕流連綜曰舅殊不同夏侯色畢收淚而止

宋書范曄傳秦初賤刑顏色不異見魏志按夏侯色者

撰和香方其序之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梛多和羅之屬竝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惟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此序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麝本多忌比庾炳之零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濕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沈實易和以自比也

宋書范曄傳

畢獄中與諸甥姪書以自序曰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
韵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可類工巧圖績竟無得也常謂情志所
託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
其芬芳振其金石耳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異文不拘韵故也吾思乃無定
方特能濟難適輕重所崇之分猶當未盡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為恨
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宋書范
畢傳

宏愛時年二十五上痛悼甚至每朔望輒出臨靈自為墓誌銘并序宋書文
九王傳

延之少孤貧居負郭室巷甚陋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飲酒不護細
行年三十猶未婚宋書顏延之傳
乃云酒不可嗜其唯善戒乎亦聊作虛語耳

雁門人周續之隱居廬山儒學著稱永初中徵詣京師開館以居之高祖親幸朝彥
畢至延之官列猶卑引升上席上使問續之三義續之雅仗辭辯延之每折以簡要

既連控續之上又使還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宋書顏延之傳
續之禮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

射於豐圃三義辨析精奧稱為該通此
即與延之往復論難者也聊附於此

時尚書令傅亮自以文義之美一時莫及延之負其才辭不為之下亮甚疾焉少帝

即位出為始安太守領軍將軍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為始平郡今卿又為始安可謂二始黃門郎殷景仁亦謂之曰所謂俗惡俊異世疵文雅延之之郡道經汨潭為湘州刺史張紀祭屈原文以致其意延之好酒疎誕不能斟酌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意有不平謂湛曰吾名器不升當由作卿家吏湛深恨焉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為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曰鸞翮有時鏃龍性誰能馴詠阮籍曰物故可不論塗窮能無慟詠阮咸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曰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益自序也

宋書顧延之傳

僧達自負才地謂當時莫及上初踐阼即居端右一二年閒便望宰相及為護軍不得志乃啟求徐州曰臣衰索餘生逢辰藉業高秋在節胡馬興威宜圖具易蚤為之所臣每一日三省志在報效上不許孝建三年除太常意尤不悅頃之上表解職曰仰感沈恩俯銘浮寵臣自天飛海泳豈假鱗翼性狎林水偏愛禽魚議其所託動乖治要置乞江湘遠郡一二年中庶反耕之日糧藥有寄世蒙聖朝門情之願洗拂反壤登沐膏露上處聖澤下更生辰合芳離蛟遐遁改觀

宋書王僧達傳

上嘗數飲普令羣臣賦詩。慶之手不知書，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受師伯。」上即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命值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遂南岡。辭榮此聖世，何媿張子房。」上甚悅，衆坐稱其辭意之美。宋書沈慶之傳

慶之嘗言：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想其為詩，亦當爾爾。

觀之常謂秉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求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慮著定命論，愿字子恭，好學有文辭於世。大明中舉秀才，對策稱旨，擢為著作佐郎。宋書顏觀之傳。按自己。按意備人作文，古有此例。

懷文少好玄理，善為文章，嘗為楚昭王二妃詩，見稱於世。沈懷文傳

喜初出身為領軍府白衣吏，少知書，領軍將軍沈演之使寫起居注，所寫既畢，闇誦畧皆上口。演之嘗作讓表，未奏失本，喜經一見，即便寫赴，無所漏脫。演之甚知之，因此涉獵史漢，頗見古今。演之門生朱重民入為主書，薦喜為主書，書史進為主圖令史。太祖嘗求圖書，喜開卷倒進之，太祖怒，遣出。宋書吳喜傳

時南平王鑠獻赤鸚鵡，普詔群臣為賦。太子左衛率表淑文冠當時，作賦畢，齎以示莊。莊賦亦竟，淑見而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遂隱其賦。

宋書謝莊傳按隱賦可思前輩不肯讓後輩聊復爾爾

初世祖寵姬殷貴妃薨莊為誄云贊軌堯門引漢昭帝母趙婕妤好堯母門事廢帝在東宮銜之至是遣人詰責莊曰卿昔作殷貴妃誄頗知有東宮不將誄之繫於左尚方太宗定亂得出宋書謝莊傳

初上寵姬宣貴妃殷氏卒使羣臣議議智淵上議曰懷上以不盡嘉號甚銜之後車駕幸南山乘馬至殷氏墓羣臣皆騎從上以馬鞭指墓石柱謂智淵曰此上不容有懷字智淵益惶懼以憂卒江智淵傳按究觀二事可見文字之禍慘於戈矛

愍孫清整有風操自遇甚厚常著妙德先生傳以續嵇康高士傳以自況曰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氣志淵虛姿神清映性孝履順栖沖業簡有舜之遺風先生幼夙多疾性疎嬾無所管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龍談天之藝皆泛識其大歸而不以成名家貧嘗仕非其好也混其聲迹晦其心用故深交或迂俗察罔識所處席門常掩三逕裁通雖楊子寂漠嚴叟沈冥不是過也修道遂志終無得而稱焉宋書袁粲傳

又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唯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竝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為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

火艾針藥莫不必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

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

宋書袁粲傳。按妙德傳。文詞清美。當與五柳先生。

聯翩共秀。狂泉一節。意在諷刺。而少傷立異。未極渾融之妙也。

弘之卒。顏延之欲為作誄。書與弘之子曇生曰。君家高世之節。有識歸重。豫染豪翰。

所應載述。況僕託慕末風。竊以叙德為事。但恨短筆不足書美。誄竟不就。

宋書隱逸傳。

潛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

樹。因以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

而家貧不能恆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

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已

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

宋書隱逸傳。

潛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

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

而已。

宋書隱逸傳。

與子書以言其志。曰。少年來好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

烏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北牕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

宋書隱逸傳

傳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也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元嘉十五年徵次宗至京師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竝以儒學監總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心藝術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竝建車駕數幸次宗學館資給甚厚

宋書隱逸傳按此

條與下條誤分應併

又徵詣京邑為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為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

宋書隱逸傳

王素字休業琅邪沂人也身往東陽隱居不仕頗營田園之資得以自立愛好文義不以人俗累懷素既屢被徵辟聲譽甚高山中有蚊蟲聲清長聽之使人不厭而其形甚醜素乃為蚊賦以自況

宋書隱逸傳按蚊馬蚊也為蟲長身並多足所謂百足之蟲至死不僵者也

璞嘗作舊宮賦久而未畢潘與璞疏曰卿嘗有蓬藻舊宮何其淹耶想行就爾璞因事陳答辭義可觀潘重教曰卿沈思淹日尚卿相敦還白斐然遂兼紙翰昔曹植有

言下筆成章。良謂逸才。臆藻誇其辭說。以今況之。方知其信。執省躊躇。三復不已。吾
遠慙楚元門。盈申白之賓。近愧梁孝庭。列枚馬之客。欣慰交至。諒唯深矣。薄因未牘。

以代一面。

宋書
自序

璞所著賦頌讚祭文誄七吊四五言詩牋表。皆遇亂零失。今所餘詩筆雜文。凡二十

首。

宋書自序 按筆蓋牋奏尺牘之類。六朝人謂此等
為筆。北齊書文苑列逸傳詩賦及雜文。文筆是也。

駢麗

伏以三古缺聞。六代潛響。舞詠與日月偕溼。精靈與風雲俱滅。追餘操而長懷。撫遺

器而太息。

宋書樂志
王僧虔表

臣聞河龍啟聖。理浹民神。郊電基皇。慶燦天地。故資敬之道。粹古銘風。沿貴之誼。眇
代凝則。伏惟貴妃含和日晷。表淑星樞。徽音峻古。柔光照世。聲華帝掖。軌秀天墉。景

發皇明。祚昌睿命。

宋書后
妃傳

廕籍高華。人品允末。

宋書劉穆之傳
王僧達

夫四道好謙。三材忌滿。祥萃虛室。鬼瞰高屋。豐屋有郇家之災。鼎食無百年之貴。

宋書

傅亮傳著
淡慎論

耕耨勤悴。力殷收寡。工商逸豫。用淺利深。增賈販之稅。薄疇畝之賦。則耒耜抑而田

畷喜矣。宋書袁湛傳約上大田賦

荆玉含寶。要俟開瑩。幽蘭懷馨。事資扇發。宋書臧焘傳高祖與勸學書書風致郡佳四句尤麗取

錢雖盈尺。既不療於堯年。貝或如輪。信無救於湯世。宋書孔琳之傳論

至說莫先講習。甚樂必寄朋來。宋書范泰傳建國學議

賢弟子少履貞規。長懷理要。清風素氣。得之天然。宋書張敷傳顧廷之而茂度書

遠猷形於雅誥。惠訓播乎遐阻。宋書裴松之傳反使奏

然後簡將授奇。揚旌雲朔。風卷河冀。電埽嵩恆。燕弧折卻。代馬摧足。秦首斬其右臂。

吳蹄絕其左肩。銘功於燕然之阿。饗徒於金微之曲。宋書何承天傳安邊論

余攝官承乏。謬充殊役。皇華愧於先雅。靡盬願於征人。以仲冬就行。分春反命。宋書謝靈運傳

蓮傳撰任賦序

賈千里而無山。緬百谷而有居。被宿莽以迷徑。親生烟而知墟。宋書謝靈運傳撰任賦

遠東則天台桐柏。方石太平。二韭四明。五臭三菁。宋書謝靈運傳山居賦自注。二韭四明五臭皆相連接。奇地所無。

按二韭三菁四明五臭又一錯綜對法

脩竹歲凝以翳薈。灌木森沈以蒙茂。蘿蔓延以攀援。花芬薰而媚秀。日月投光於柯。閒風露披清於岷岫云云。此馬卜寢。翫水弄石。謝靈運山居賦

研書賞理。敷文奏懷。凡厥意謂。揚較以揮。綠葵春節。以懷露。白薤感時。而負霜。寒

蕙標情。以陵陰。春藿吐苕。以近陽。弱質難恆。頽齡易喪。撫鬚生悲。視顏自傷。謝靈運山

賦居

文德與武功。竝震霜威。共素風俱舉。宋書謝靈運傳

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

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宋書

謝靈運傳論

妄聽邪說。輕造禍難。國靡流言。遽歸愆於二叔。世無龜錯。仍襲轍於七藩。葉漢蒼之

令範。遵齊罔之敗跡。宋書武二王傳。義宣起兵。江夏王義恭與義宣書。

誠以危行不容於衰世。孤立聚尤於衆人。加讒諂蛆蠱其中。謗隙蜂飛而至。宋書文九王傳

故景素秀才劉建上書

休祐於是。輸金薦寶。承顏投意。造和之間。必論朝政。遂無日不俱行。無時不同宿。聲

酣聚集密語清閒

宋書文九王傳

爽秀得罪本朝負釁三世生長絕域遠身胡虜兄弟闔門淪黜偽授殞命不可還國

無因近係南雲傾屬東日益猶痿人思步盲者願明

宋書魯爽傳

攸之狡猾用數圖全實禍既殺從父

謂慶

又害良朋

謂譚金

雖呂布販君鄺寄賣友

方之斯人未足為酷

宋書沈攸之傳尚書符征西府

然後變戎薄臨龍虎百萬六軍齊軌五路舒旆丹檻發照素甲生波樓煩白羽投鞍

成岳漁陽墨騎浴鐵為羣

宋書沈攸之傳尚書符征西府

又攸之自任專恣恃行慘酷視吏若讐遇民如草峻太半之賦暴參夷之刑鞭撻國

士全用虜法一人逃亡闔宗補代毒徧嬰孩虐加斑白獄囚恆滿市血常流

宋書沈攸之傳

齊王數攸之罪惡穢

既而憂歡異日甘苦變心主挾今情臣追昔款宋昌之報上賞已行同舟之慮下望

愈結嫌怨既前誅責自起

宋書顏竣傳論

竊聞淮南中霧眷求遺緒楚英流殛愛存丘墓竝難結兩臣義開二主法雖事斷禮

或情申

乞薄改楸微表寃宥則朽骨知榮窮泉識荷

宋書文九王傳

交閒蒼蠅驅扇禍幾爵以貨重才由貧輕先帝舊人無罪黜落薦致鄉親徧布朝省
謁諛親狎者飛榮玉除靜立貞粹者紫門生草事先關己雖非必行若不諮詢雖是

必抑

宋書文五王傅杜陽王休
範與秦象諸淵劉東書

深淵乖傲寵之津空谷絕探榮之轍

宋書顧觀之
傳定命論

爾乃松柳異質薺荼殊性故疾風知勁草嚴霜識貞木

宋書顧觀之
傳定命論

內教既立徐料寇形辨騎卒四十萬而國中不擾取殺支二十歲而遠邑不驚然後

越淮窮河跨隴出漠亦何適而不可

宋書周
朗傳

孤親總丞徒十有餘萬白羽咽川霜鋒照野金聲振谷鳴鸞聒天

宋書柳
琯傳

年暨知命廉尚愈高冰心與貪流爭激霜情與晚節彌茂歷宰金山家無寶鏤之飾

連組珠海室靡璫珥之珍

宋書良吏傳
陸徽薦士表

竊見處士鴈門周續之清真貞素思學鈞深弱冠獨住心無近事性之所遺榮華與

饑寒俱落情之所慕巖澤與琴書共遠

宋書隱
逸傳

高行表於初筮苦節彰於莫年

宋書隱逸
傳王弘之

若使值見信之主逢時來之運豈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蓋不得已而然故也且丘

壑閒逸水石清華。雖復崇門八襲，高城萬雉，莫不蓄壤開泉，髣髴林澤。故知松山桂

渚，非止素玩碧澗清潭，翻成麗矚。

宋書隱逸傳論

莫府忝任，稟承廟算，翦爪明衣，誓不顧命。提吳楚之勁卒，總八州之銳士，紅旗絳天，

素甲奪日，虎步中原，龍超河洛。

宋書索虜傳長沙王義欣告司兖二州

傾海注螢，頽山壓卵。

宋書二凶傳世祖橫京邑

言詮

公旋自左。天子遣侍中黃門勞師於行所。

宋書武帝本紀上行在也。別於天子，故變言行所。

自以地卑位重，荷恩崇大，乃以庶孽與德文嫡婚，致茲非偶。

宋書武帝本紀中庶孽，宋德文晉恭帝名庶孽。

武帝子女未審何人。

江陵平，加領南蠻校尉，將拜，值四廢日，佐吏鄭鮮之、褚叔度、王弘、傅亮、白遷，日不許。

宋書武帝本紀中。按四廢日者，春庚申、辛酉、夏壬子、癸亥、秋甲寅、乙卯、冬丙午、丁巳也。

元嘉四年，禁斷夏至日五絲命縷之屬，富陽令諸葛闡之之議也。

宋書文帝本紀按五色絲長命縷。

今人於端午日佩之。

皇太子妃樟木為櫬，號曰樟宮，謂葬曰山塋。

宋書禮志二

晉先蠶儀注皇后十二鎮步搖大手髻

宋書禮志五 鈿音義蓋同鈿金華也

廢帝昇明元年吳興餘杭舍亭禾草樹生李實禾草樹民間所謂胡頹樹

宋書五行志一

胡頹即胡桃也胡桃類禾草並音轉字變耳

有蒼頭字宜祿至漢丞相府每有所關白到閤輒傳呼宜祿以此為常

宋書百官志上

紫極供殿直儀光興供殿直儀總章伎儀準二衛五品敎更比六品作儀比王官

后妃傳 按儀類愚之貌女官婦職不須才智貴於端謹而已或云儀與倡同非

政所以不敢拱默自同秉義

宋書王弘傳奏彈謝靈運 按拱默秉義與本詩書而此義又別

鎮惡軍人與毅東將或有是父兄弟中表親親者

宋書王鎮惡傳

晞張妻息是婦之親親

孝義蔣恭傳 按親親即親戚當時方言耳世說晞媛痛汝若不與吾家作親親者言與吾家作親戚也

有司馬飛龍者自稱晉之宗室晉末走仇池元嘉九年聞道濟

劉勰 綏撫失和遂自

仇池入絲竹崩動羣小得千餘人

宋書劉勰傳 按崩動猶言此動今俗曰崩隆隆動聲轉

魏主又遣送戲及九種鹽并胡鼓云此諸鹽各有宜白鹽是魏主所食黑者療腹脹

氣滿按張暢傳 刮取六銖以酒服之胡鹽療目痛柔鹽不用食療馬者瘡赤鹽膠鹽

臭鹽馬齒鹽四種並不中食胡鼓亦中噉宋書張仲博 按九種鹽今多未見無以言馬白鹽今之蒙古鹽其味甜淡即此鹽

也胡虜亦黑也今之青幽王瘵目痛也胡故不知與今故為有異不

牢之將許玄降。故宣諫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但平玄之後。令我

那驃騎何。宋書劉焘宣傳。按驃騎謂司馬元。題那者當時方言。謂那為奈何也。

傳僧祐以通家子。為太祖所引見。僧祐祖父弘仁。高祖外弟也。以中表歷顯官。宋書

傳。按通家親戚之稱也。外弟中表。通謂姑舅兄弟。

太祖以新撰禮論付隆。使下意。隆上表曰。豈鄙茫浪。伏用竦視。宋書傳隆傳。按

出莊又驃驢駱駝。是北國所出。今遣送。宋書張暢傳。按驃驢。一獸之名。俗人謂之四不

古人云。其地亦無驃驢二物。

暢因問虜使姓。答云。我是鮮卑。無姓。且道亦不可。宋書張暢傳。按鮮卑

乃廢義真為庶人。徙新安郡。前吉陽令堂邑張約之上疏諫曰。臣聞仁義之在天下。

若中原之有救。理感之被萬物。故不繫於貴賤。宋書武三王傳。胡墨莊曰。晉書

勤者多獲。又陸機文賦云。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救。皆用小宛毛傳。力采者則得之意。

元嘉二十年。時有獻五百里馬者。以賜義恭。孝建元年。以臧質七百里馬賜義恭。宋

書

武三王傳。按傳言義恭善騎馬。故有此賜。五百里。七百。里。言千里馬不恆有。

孝建二年。世祖嫌侯王彊盛。欲加減削。義恭表改諸王車服制度。凡九條。按此參用禮志五文。

有司奏九條之格。猶有未盡。附益凡二十四條。聽事不得南向坐。施帳并帳。按帳者

顰眊不得孔雀白氈。按氈。禮志五作氈。五為氈。氈。毛。水。鳥也。平乘。駘馬不得過二匹。按駘馬。舞伎正

冬著桂衣。不得莊面。蔽花。按莊面。此作裝面。又蔽。諸妃主不得著縵帶。按縵。古奉切。禮志作縵。此

聲借。即縣內史相及封內官長。於其封君。既非在三罷官。則不復追赦。不合稱臣。宜

止下官而已。按禮志作正。宜上下官。此而已。宋書武三王傳。

大明元年。有三脊茅生石頭西岸。累表勸封禪。上大悅。宋書武三王傳。按三脊。見史記封禪書。

羨之。等受寄崇重。未容便救。背德廢主。若存慮。其將來受禍。致此殺害。蓋由每生情

多。寧敢一朝頓懷異志。宋書王華傳。按每生。貪生也。漢書賈誼傳。品庶每生。

初。高祖平西洛。致鐘虛。舊器南還。一大鐘墜洛水。至是。太祖遣將姚聳夫。領千五百

人迎致之。聳夫率所領牽鐘於洛水。宋書杜鑣傳。按鼎淪泗淵。遂有鐘墜洛水。遠近作對。

兄坦代為刺史。清漢。二州。坦長子琬。為員外散騎侍郎。太祖常有函詔。敕坦。琬輒開視。信

未發。又追取之。敕函已發。大相推檢。丞都答云。諸郎開視。上遣主書詰責。驥答曰。開

苗是臣第四子季文伏待刑坐上特原不問宋書杜預傳按詔書本用尺一板此

自序林子遺母憂賜墨詔墨詔即紙墨書也信者所使致書人

先帝拔臣於蠻荆之域賜以國士之遇陛下嗣徽特蒙眷齒宋書王敬弘傳

素履純潔嗣徽前武借但今為詞章頌頌經義此等語言穿拘易溢也

山居賦曰野有蔓草獵涉與奠自注獵涉字出爾雅無亦醞山清介爾曼福苦以未成甘

以搗飲自注木木酒味苦搗搗酒味甘即至美東以療病搗搗核木治疾冷

汁味甘可為酒也慕榘高林剝皮嚴林之蒸及音及採以為紙按榘與榘同俱借

也字振借陽崖植榘陰標自注借音偵採以為濕榘音影採以為紙六月採蜜八月撲

粟備物為繁略載靡恣自注採蜜撲粟各隨其月也按

義康敗前龍驤參軍巴東扶令育詣闕上表曰搜殊逸於巖穴招奇英於側陋窮谷

無自駒之侶喬岳無遺寶之嗟宋書武二王傳按窮谷毛詩作窵詩作窵此本

於寫谷此用韓詩本文也王弘之傳宜招空谷以敷冲退之美則仍用毛詩矣

家人恣至市於是呼前暴妻先下撫其子回罵暴曰君不為百歲阿家不感天子恩

遇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按阿家阿姑也古時家為姑言君不為老母又

家訓治家篇給索阿 暴乾笑云罪至而已暴所生母泣曰主上念汝無極汝曾不能

感恩又不念我老今日奈何仍以手擊暴頭及頰暴顏色不恠妻云罪人阿家莫念

妹及妓妾來別暴悲涕流漣按罪人謂暴也阿家莫念言伊是罪人阿姑不須置念也 宋書范曄傳

齊受禪建元初故景素秀才劉璉又上書按景素敗故吏王螭何昌 曰臣聞曾子孝

於其親而沈乎水介生忠於其主而焚於火何則仁也不必可依信也不必可恃云

臣聞孝悌為志者不以犯上曾子不逆新而變知其不為暴也秦仁獲虜知其可為

傅也宋書文九王傳按曾子二事未審所出當在曾子

泰始六年太宗既以變繼祚乃下詔曰夫虎狼護子猴猿負孫毒性薄情亦有仁愛

云謝氏先是改謝氏為射氏元徽二年 食則豐珍衣則文麗奉己之餘播覃羣下而

諸孫纒不温體食不充餓付於姆嫻之手縱以任軍之路遇其所生棄若糞土繼纒

比於重囚窮困過於下使宋書文九王傳按任軍胡墨莊云疑是任軍

休祐平生浪抗無賴吾慮休仁往哭或生崇禍宋書文九王傳按今人以浪抗為

也

質少好鷹犬善捕博意錢之戲宋書臧質傳按意錢者置錢

魯爽小名女生扶風郿人也

宋書魯爽傳

按女音汝古字通用音有女寬女叔齊並音汝

熹還至湖陸爽等請曰奴與南有讐每兵來常慮禍及墳墓乞共迎喪還葬國都虜

羣下於其主稱奴猶中國稱臣也熹許之

宋書魯爽傳

遷太子舍人坐屬疾於楊列橋觀鬪鴨為有司所糾原不問

宋書王僧達傳

上表解職曰先朝追遠之恩早見榮齒

云世蒙聖朝門情之顧

宋書王僧達傳按

此義別皇侃疏一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宜慎也久遠之事錄而不忘是追遠也義與此合門情者僧達是太保弘子熱舊之門情數隆密故曰門情世說規箴篇與

君門情相為惜之是已

僧達屢經狂逆上以其終無悛心因高閹事陷之下詔曰陞山誅邪聖典所同戮諷

翦律漢法攸尚

宋書王僧達傳按義訓向未詳所出

諸軍造攻具進兵城下偽弘農太守李初古拔嬰城自固

宋書柳量傳李名初古拔北魏人也但

按此人性

姓出中華而名連三字甚無謂也

竟陵王誕反上怒將自濟江太宰江夏王義恭上表諫曰昔魏文濟江遂有遺州之

名宋書文九王傳按遺州未聞

休範書與袁粲褚淵劉秉曰先帝舊人無罪黜落薦致鄉親偏布朝眷

宋書文五王傳

雖鄉親中表莫得見也。蓋必同鄉閭而有親戚者方足當之。

定命論曰：畢萬保軀，密賤瑣領。梁野之言，豈不或妄？宋書顧覲之傳：按密賤即定

瑣蓋與劉同其事未聞。

宗越南陽葉人也。本為南陽次門安北將軍趙倫之鎮襄陽，襄陽多雜姓，倫之使長

史范覲之。條次氏族，辨其高卑。覲之黜，越為役門出身。元嘉二十四年，啟太祖求後

次門，移戶冠軍縣。許之。宋書宗越傳

武念，新野人也。本三五門出身。宋書宗越傳世祖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孝義孫尚書

左僕射何尚之參議，發南兗州三五民丁。宋書何尚之傳：三五之義未聞，蓋亦軍戶類也。

也。出身充軍府雜役，稍至傳教，職賈為郎，轉齊帥，贊討元凶，四隨從有功，免軍戶。齊王上表言尚回出自麻伍，知軍戶至親賤矣。

不欲方幅露其罪惡。宋書吳本無馳驅平原方幅爭鋒理武三王義季傳：案方

公烈也。史記呂后本紀：未敢言誅之。韋昭注：猶公也。正與此同。世說賢媛篇：李氏在世，得方幅齒過，世語曰：王以圖墓為手誅，故其在哀制中，祥後客來，方幅會戲。

蓋知方幅之語，乃晉宋方言矣。

李安民，述任河濟，星管未周，貪據檢要，苦祈回奪。宋書黃回傳：按管律管也。星

覲少骨梗，有風力，以是非為己任。宋書孔覲傳：按梗直也。骨梗言強直，諸書假借作骨。

辭記室牋曰。山淵藏引。用不遐棄。故得抃風俛潤。憑附彌年。觀學不綜貫。性又疏惰。何可以屬知秘記。秉筆文閣。假吹之尤。方斯非濫。宋書孔

莊素多疾。不願居選部。與大司馬江夏王義恭牋。自陳曰。稟生多病。天下所悉。兩脅

癖疾。殆與生俱。一月發動。不減兩三。每至一惡。痛來逼心。氣餘如絃。利患數年。遂成

痼疾。吸吸悵悵。常如行尸。按吸吸氣喘。悵悵體弱。今之所希。唯在小閣。屢經披請。未蒙哀恕。良

由誠淺辭訥。不足上感家世無年。亡高祖四十。曾祖三十二。亡祖四十七。下官新歲

便三十五。加以疾患如此。當復幾時。見聖世。就其中煎懷。若此。實在可矜。宋書謝莊

懷憂慙之意。小

景文自陳。求解揚州。曰。六月中。得臣外甥女殷恒妻蔡疏。欲令其兒啟聞。乞祿求臣

署入。云。凡外人通啟。先經臣署。於時驚悼。即欲封疏上呈。更思此家落漠。庶非通誘

且廣聽察。幸無復所聞。云。上詔答曰。傳事好訖。由來常思。殷恒妻匹婦耳。閨閣之內

傳聞事。復作一兩倍落漠。宋書王 微報何偃書。未云。力作此答。無復條費。貴布所

懷落漠不舉。王微傳。按落漠。即莊子所謂。不精當。之言也。由莽落漠音聲相轉。皆方俗語耳。

臣髮醜人羣。病絕力效。穢朝黜。列願無與等。獨息易駭。慙懼難持。伏願薄回。矜慈。全

臣身計。宋書王景文傳按醜類也。點辱也。

御仗先有諸葛亮箭袖鎧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上悉以賜孝祖。宋書服孝祖傳按諸葛

亮箭袖鎧又見王玄謨傳其鎧形狀所未聞也。箭袖圓袖也。諸葛公教云。杖作節皆作五折剛鎧十折柔以給之。知其鎧牙甚堅利矣。

詔曰。勛思懷亮粹。體業淹明。弘勲樹績。譽洽華野。綢繆顧託。契闊屯夷。方倚謀猷。豈

康帝道。宋書劉劭傳按綢繆契闊義皆具於毛詩。綢繆。綢也。契。與潤動苦也。繆。以聲為義耳。豈與契同。輔翼也。

大明二年。出為齊北海二郡太守。民焦恭破古冢。得玉鎧。道固檢得。獻之。執紼恭。宋書

崔道固傳按玉鎧。即玉匣也。漢諸帝陵中物。諸侯王亦有之。然則此古冢必漢無疑也。玉匣說見漢書。

恭協兄弟二人。爭求受罪。即縣不能判。依事上詳。州議之曰。末世俗薄。靡不自私。伏

膺聖教。猶或不逮。宋書孝義傳按伏膺。中庸作服膺。古字通用。

且聽張封筒遠行。他听為劫。造釁自外。賦不還家。宋書孝義傳按封筒之義未聞。

棘弟薩。坐違期。依法付獄。棘詣郡辭。乞以身代薩。薩又辭列。自應依法受戮。棘妻許

又寄語屬棘。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亡。以小郎屬君。竟未妻娶。家道不

立。君已有二兒。死復何恨。宋書孝義傳按大家。謂姑也。古讀家為姑。

道路之言。謂法興為真天子。帝為應天子。願兒因此告帝曰。外間云宮中有兩天子。

法興與太宰顏柳一體吸習

宋書恩倖傳

書后妃傳上左貴嬪頌翁習紫庭闈緹傳更相翁習翁

吸字異音義同耳

蓋吳上表曰羣凶丘列於天邑飛鴉鷓目於四海檢狃侏張侵暴中國

宋書索虜傳

侏張即講張亦作侏張北齊書源彪傳吳賊侏張本此胡墨莊曰揚雄國三老箴云負梁覆餗姦寇侏張是此表所本

景與太祖書曰彼前使間謀詿略姦人又曰以貨詿引誘我邊民

宋書索虜傳無之

胡墨莊曰詿即街字之說說文街行且賣也或作街一切經音義又作賧轉為作詿耳

景與太祖書曰若厭其區宇者可來平城居我往揚州任且可博其土地傖人謂換

易為博

宋書索虜傳按今市人以錢售物買賤賣貴謂之博賤即換易之義也博賤亦近之

今送獵白鹿馬十二匹并氈樂等物彼來馬力不足可乘之道里來遠或不服水土

藥自可療

宋書索虜傳景與太祖書按獵白鹿馬者蓋良馬之名韓非子云馬似鹿者千金也或曰今蒙古有獵鹿馬巧捷善走不隨鹿後常翼其左便於

射手蓋此是也不服水土言飲食不相宜易生疾病也

又募人賚治葛酒置空村中欲以毒虜竟不能傷

按治葛蓋治葛之誤治葛有大毒魏武帝嘗啖之見南方草木狀

煮鑿瓜步山為盤道於其頂設氈屋煮不飲河南北水以駱駝負河南北水自隨一駱駝

負三十斗

宋書索虜傳按負河南北水者飲食於人資其便安不服水土因而生疾也

盡所住屠蘇為疾雷擊屠蘇倒見厥殆死

宋書索虜傳屠蘇草虜之名

芮芮益漢世匈奴之北庭也一號大禮又號禮禮亦匈奴別種自西路通京師三萬

餘里其土地深山則當夏積雪平地則極望數千里野無青草地氣寒冷馬牛斃枯

噉雪自然肥健國政疎簡不識文書刻木以記事其後漸知書契至今頗有學者去

北海千餘里與丁零相接常南擊索虜世為仇讐故朝廷每羈縻之

宋書索虜傳按丁零有二此

是北丁零也不識文書刻木記事此與上古結繩相

夫何遠其後漸知書契而淳樸亦澆非彼國之福也

樓喜拜曰處可寒虜言處可寒宋言爾官家也

宋書鮮卑吐谷渾傳按可寒即可汗

後虜追思渾作阿干之歌鮮卑呼凡為阿干

宋書吐谷渾傳按阿干即阿哥之聲轉俗呼凡為哥也

西北諸雜種謂之為阿柴虜渾年七十二死有子六十人

宋書吐谷渾傳按此呼阿柴虜索虜號索頭虜今

京師罵人曰索頭子又曰雜種皆鮮卑語

遂立子視連為世子委之事號曰莫賀即莫賀宋言父也

宋書吐谷渾傳

其國西有黃沙南北一百二十里東西七十里不生草木沙州因此為號屈真川有

鹽池甘谷嶺北有雀鼠同穴或在山嶺或在平地雀色白鼠色黃地生黃紫花草便

有雀鼠穴白蘭土出黃金銅鐵其國雖隨水草大抵治慕賀川

宋書吐谷渾傳按藝文類聚九十二引

沙州此曰寒嶺去大陽川三十里有崔鼠同穴崔亦如家崔色小白鼠亦如家鼠色如黃也無尼所說正與此合寒嶺即甘谷嶺大陽川即屈真川皆上地異名也白蘭
在吐谷澤南吐谷澤所出旱開西零西零今之西平即旱開今抱旱縣自抱旱以東十
故此傳言澤既上灤出旱開西零西零今之西平即旱開今抱旱縣自抱旱以東十
餘里暨甘松西至河南南野那城龍湖自泚水西
南極白蘭然則泚水即今泚泚白蘭即今蘭州矣

西南夷呵羅單國治閻婆州元嘉七年遣使獻金剛指環赤鸚鵡鳥天竺國白疊古
貝葉波國古貝等物宋書夷蠻傳按金剛石能辟邪聖無比唯羊角能碎之即此也白疊布名古貝今之棉也有草木二種赤鸚鵡有自船上

據至粵者甚畏寒

天竺迦毗黎國元嘉五年國王月愛遣使奉表獻金剛指環犀勒金銀諸寶物赤白
鸚鵡各一頭宋書夷蠻傳按犀勒金之至美者也即紫磨金林邑謂之楊邁金其貴無匹故云寶物

呵羅單國王毗沙跋摩奉表曰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隱又曰人民熾盛
安隱快樂閻婆婆達國王師黎婆達陀阿羅跋摩遣使奉表曰宋國大王大吉天

子足下敬禮一切種智安隱天竺迦毗黎國王月愛遣使奉表曰首羅天護令國
安隱又曰羣臣百官悉自安隱宋書夷蠻傳按安隱即安穩穩俗字也古書無穩字故此及晉帖俱借作隱字

難當遣使奉表謝罪并奉送所授第十一符策太祖以其邊裔下詔特還章節宋書

傳按章節謂印章符節也云第十一策者章節之上刻為第幾以資防檢若今官府文書俱編號記耳今印章雖無第幾但編造製年月而禮工二部亦皆編存號數

矣。

以輦迎蔣侯神像於宮內。啟穎乞恩。

宋書二山傳。按啟穎。即稽顙。經典俱作稽。而音啟。皆假借也。本字應作謂。

濟未得劬信。不知事之濟不。騷擾未知所為也。

宋書二山傳。按騷擾。為煩費。非。今俗以騷擾為煩費。非。

邵出為鍾離太守。在郡有惠政。夾淮人民慕其化。遠近莫不投集。郡先無市。時江夏

王義恭為南兖州。啟太祖置立焉。

宋書自序。按此則當時功令。凡是郡縣立市。皆須關白。不容擅置也。今一聽民自便。官為之設。經

紀而已。昔人有言。無擾輻市。斯良法也。又按本書自注。事見宋文帝中詔。凡中詔。今志在臺。猶法書典書也。蓋此細注。沈氏所加。明信而有徵也。

璞乃命開門納質。質見城隍阻固。人情輯和。鮭米豐盛。器械山積。大喜。眾皆稱萬歲。

宋書自序。按鮭與膜同音。戶皆切。吳人謂菜有為鮭。庚即每食鮭菜。常有二十七種是也。杜甫詩。自愧無鮭菜。

臧質以璞城主使。自上露板。璞性謙虛。推功於質。既不自上。質露板亦不及焉。

宋書自序

按質於是為讓善矣。露板者。猶露布也。軍中奏凱。破人皆見。故露板不封上之。又按武二王傳。義康女玉秀等。露板辭云云。然則急事奏聞。亦須露板。非惟專布捷音也。

也。

宋瑣語卷下終